小青春
成长
不烦恼
系列

风走过树林

谢倩霓 著



如何面对
不完美的爸爸妈妈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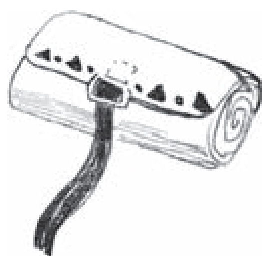
书名:风走过树林（谢倩霓青春小说）

作者:谢倩霓

ISBN:9787521706345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致你们的“小青春”



一提到小青春，总是让人觉得既美好，又带有一点成长的小烦恼。

即将告别童年时代，步入青春期的你们，是不是逐渐感觉与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再像小时候那般亲密？你们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自己的小欢喜和小秘密。你们的心开始像小鸟一样渴望自由，可是身体被沉重的学习压力压得喘不过气，除了写不完的作业，还有上不完的辅导班。课外书要看“四大名著”，要看“鲁郭茅巴老曹”，还要看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海明威，只因这些都是语文试卷中的“常客”。于是，一大批带有如下字眼儿的课外书被一股脑儿地摆在了你们的书架上：“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新课标必读”“新课标无障碍阅读”……它们在老师和父母的眼中，地位仅次于《5年高考3年模拟》！

可是，即便有这么多课外书，你们的心里是不是也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我想起自己初三时曾在物理课上，偷偷地看一本名为《大一女生》的青春小说（一不小心暴露了年龄），看得入了迷，连物理老师走到身边也没有发现。他拿起我藏在桌斗里的书，看了看封面，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现在看这本书还有点早”，就转身回讲台了。直

到现在我都十分感激这位中年男老师没有没收我的书，而是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理解。

如今的你们也和那时的我们一样，渴望阅读那些描写自己真实生活和思想的作品，因为这个年纪的我们都需要贴心的交流，需要智慧的启迪，需要平等的引领……然而，当80后、90后被拍在了沙滩上，00后的你们占领了青春的封面时，这些需要却被彻底无视了——父母和老师的目光只关注学习成绩，认为这些迷茫与苦恼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无病呻吟，他们忘记了自己也曾是少年。

幸运的是，依然有一些作家在坚持为你们而写作，儿童文学作家谢倩霓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儿童文学领域深耕细作二十余载，又有一对非常优秀的双胞胎女儿。在陪伴她们成长的过程中，她对处于你们这个阶段的孩子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有了更加恰切的把握。在谢老师的书中，你们或许能发现自己的影子，看见你们心底那些隐秘的、不知该对谁说，也不知该怎么说的成长故事。

这些获得儿童文学界高度认可的优秀作品，因为写作时间相距较长，此前并未成套出版。为此，我们将这些作品重新整理，策划了这套为处于小青春期的你们量身打造的心灵成长书——“小青春成长不烦恼系列”，并邀请著名心理学专家宫学萍为每本书撰写书评，教你们正确面对成长中的各种难题。希望这套书能够成为你们与父母之间沟通的桥梁。我想，聪明的你们，一定可以从文字中探索到成长的奥义和答案，开启人生绚烂的新篇章。

中信童书 • 火麒麟

2019年5月4日

第一章 我的妈妈成了新娘



一点预告也没有，外婆的表情突然就沉寂了下去，好像一下子跌进了一个黑暗的隧道里。我坐在窗下的阴影里，看着外婆一下子垮下来的脸色，心里想：妈妈小时候，一定是一个精灵古怪的小女孩吧？她是不是给外婆惹了不少麻烦呢？



1

今天，我不知道是应当高兴还是应当伤心难过。

如果你的妈妈披着洁白的婚纱，浓妆艳抹地与一个陌生男人站在一起，接受大家的玩笑和祝福，你会是什么感觉？是高兴，还是伤心难过？

我现在就坐在人群里，看着自己的妈妈披着洁白的婚纱，一脸幸福地依偎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身边。这个男人现在是我的新爸爸。

化过妆的妈妈看上去好年轻啊，年轻得我都不认识了。

今天是妈妈再婚的日子。

“朵朵，你要为妈妈高兴，为妈妈祝福，知道吗？”我和外婆一起从枫镇家里动身的时候，外婆一再地这样叮嘱我。

唉，外婆真是喜欢操心哪，怪不得老得这么快。她刚刚60出头，就已经老得像风干的柿子了。难道我是一个会给大人惹麻烦的人吗？外婆应当知道，我是天底下最没有声音的孩子呀！



虽然我不知道是应当高兴还是应当伤心难过，但有一点我知道，我会为妈妈祝福的。我希望妈妈从此以后快乐幸福，不用再独自忧愁。

这么多年来，妈妈一直一个人在市区折腾，一个人在外面东奔西跑地打零工。她做过很多种工作：餐厅服务员、仓库保管员、售楼小姐、保健品推销员……我虽然很少看见她，但我知道她过得辛苦，过得不快乐。

我的亲生爸爸不是本地人，据说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就死于一次洪灾之中，连尸首也没有找到。这对妈妈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她从来不提起。我当然也从来不敢提起。虽然有的时候，我很想知道我的爸爸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外婆说："你不要问爸爸的事情，不要让妈妈伤心难过。知道吗？"

唉，外婆，我知道的！自从我懂事以后，我就从来不提爸爸的事情。反正他早已不在了，没有给我留下一丁点印象，我提不提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朵朵，你太乖了！外婆都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有的时候，外婆会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像你妈妈小时候！"

"我妈妈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我饶有兴味地问外婆。

"你妈妈呀，"外婆一副又欢喜又忧愁的表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许，还是你这样的乖孩子好一些吧！"

一点预告也没有，外婆的表情突然就沉寂了下去，好像一下子跌进了一个黑暗的隧道里。我坐在窗下的阴影里，看着外婆一下子垮下来的脸色，心里想：妈妈小时候，一定是一个精灵古怪的小女孩吧？她是不是给外婆惹了不少麻烦呢？

“你妈妈呀，她是一个苦命的人。”最后，外婆老是这样自言自语，声音轻得听不清楚，好像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

我也就不再说话。

现在，外婆一定不会再认为妈妈是一个苦命的人了吧。你看妈妈笑得多开心呀！嘴角边那两粒芝麻般大小的小酒窝里，那醉死人的笑容好像都满得要荡出来了！我第一次发现，妈妈原来这么年轻漂亮，光彩照人！

妈妈旁边的新郎憨憨地笑着，也是一脸幸福的样子。

这个新郎虽然看上去比较老相，但他长得浓眉大眼、慈眉善目的，好像属于脾气比较好的类型，想必他会好好地对待妈妈吧！

我转头去看坐在我身边的外婆。外婆现在一定也会像妈妈一样开心吧！

——可是，我吓了一大跳！外婆的眼睛里，竟然闪着亮晶晶的泪花！

“外婆是高兴才流泪的！”看见我一脸的惊恐，外婆连忙笑着告诉我，一边慌忙用手背去擦眼角的泪水。

我握住了外婆的另一只手。

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妈妈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外婆还是这样为她牵肠挂肚的！妈妈小时候一定是外婆的心肝宝贝吧。

2

我住进了妈妈的新家。妈妈的新家在市中心一处热闹繁华的街区。

我知道，能够在这座物价昂贵的城市里拥有一套房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而能够在热闹繁华的地段拥有两室两厅的房子，则更是奢侈中的奢侈了！妈妈新家的两室两厅虽然房间和客厅都小小的，只能摆下一些基本的家具，但我已经觉得非常满足了——我现在可是在闹市区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呢！

当然，这样说还不太准确，这间房间其实是我和外婆共同拥有的——如果外婆过来住的话。不过外婆说了，她不在这里住，她还是喜欢住在小镇子上，她已经习惯了。她在妈妈这里住两天就要回去的。

原本，我和外婆住在市郊一座名叫枫镇的美丽安静的小镇子上，镇子上满街都是长满五个角的枫叶的枫树。一到秋天，整座镇子火红火红的，好像被太阳灼着了一样。一群一群市区里来的人背着他们小小的旅行包，徜徉在我们安静狭窄的巷子里，他们的喧哗声把枫树间藏着的小鸟都惊飞了。他们感叹着：“唉，还是乡下好哇！这里真是漂亮！”他们把这里看成乡下。

其实，高速公路修好以后，枫镇到市区也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处于闹市区的这套房子当然是我这个新爸爸的，他是一家大型工厂的工程师。外婆偷偷地告诉我：“你这个新爸爸的工资收入挺不错的，也有一些积蓄，他愿意供你上一所很好的民办初中。听你妈说，

为了能将你转进这所学校，老郑找了不少老关系，花了不少钱呢。你可不要辜负他对你的关心，一定要好好念书哇！”

外婆叫我的新爸爸老郑，他姓郑。

提到上学的事情，我的心情突然有些郁闷起来。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将我转进一所每个学期要交5000元昂贵学费的私立学校，我觉得我会不适应这里的气氛。还有，我不知道我的新同学们都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好相处吗，他们会不会欺负他们眼里的乡下人？

早上醒来，家里非常安静，小区里也非常安静。星期天的早晨，想必大家都在睡懒觉吧。外婆却不见了。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起来的。

不知道妈妈他们要睡到几点钟才起床，不知道这个新家的规矩是怎么样的。我是要躺在这里等着他们起床以后才起来，还是现在就起来等着他们起床？

以前在枫镇上的外婆家，外婆总是很早就起来的，而且很早就把我也吆喝起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可是妈妈却说这是农民的习惯。她偶尔周末回去看我们，总要哧哧地嘲笑我们。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她这样。这里是她的家呀，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她怎么可以嘲笑呢？

客厅里突然响起开门锁的声音。

我探出头朝外一看，原来是外婆推门进来了。她手里拎着热气腾腾的早点。

我很高兴，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叫：“外婆！”啊哈，我的肚子正开始发送严重的饥饿信息呢。

外婆却朝我摇头又摆手，她轻声问我：“妈妈还没起床？”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妈妈的房门开了。她披散着头发，有点不高兴地看着外婆：“您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外婆一脸抱歉的神情：“我把你们吵醒了吗？我是想着给你们买点新鲜早点呢。”

妈妈说：“哎呀，您以为这还是在枫镇呀！这里的人星期六星期天都要睡懒觉的，有时候连早饭也不吃的！”

外婆看看手上的早点，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外婆真是奇怪呀，妈妈是她的孩子，她怎么可以老是让自己的孩子这样凶巴巴地对待自己？妈妈以前也经常这样，本来好好的，她却突然就沉下脸来，对外婆说一些很重的话。外婆呢，好像前辈子欠了妈妈的债，从来都是对妈妈赔着小心加笑脸。

我走上前去，接过外婆手里的早点。其实，现在八点都过了，一点也不算早了。

外婆却顾不上理我，她满脸堆着笑地对妈妈说：“你别管我们，我跟朵朵先吃，你再去睡一会儿，好吧？”

我朝墙壁做了一个鬼脸。

不过，我刚刚刷完牙洗完脸，老郑就起来了。他笑眯眯地对外婆说：“妈，这么早就起来买早点啦？辛苦您了！我们大家一起吃吧！”

我狂晕！老郑叫妈叫得这么顺口！“爸爸”那两个字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嘴里溜出来！

第二章 魔女与帅哥



且慢！左手走道那边好像有人在看我呢。除了那个魔女，难道这个班级里还有一个同学，对我这个新来的人有那么一丁点兴趣？我忍

不住抬眼望过去。我看到了一个个子高大，皮肤黝黑，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四方脸的男生。



1

一切的一切都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我的新同学们看上去一个个气宇轩昂，目不斜视，好像他们不是公主就是王子。当班主任陈老师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溜了我一眼，象征性地拍了拍巴掌。

我穿过满教室低头写作业的一片脑袋，寂寞地走向我的课桌——教室最后一排的一张空桌子。估计这张桌子是临时加出来的，就为了我。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的新同学们才对我心怀不满吧。

我只能说，能够将我硬生生地插进这个班级，看来老郑真是花了不少钱。我那比他年轻的老妈嫁给他也算值了。

“你进这所学校花了多少钱？”刚一下课，坐我前排的一个女孩突然转过头来，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问。

这个女孩有着一张非常娇媚的脸庞——我一点也不夸张，她真的长得又娇又媚：她的皮肤像婴儿一样雪白中带着粉红，一张标致的瓜

子脸上眉毛弯弯，眼睛漆黑，嘴角娇俏地朝上飞去，看上去就像那些站在专卖店的橱窗里做样品的精致昂贵的洋娃娃。

“我……我不知道。”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脸一下子热得发烫。我一点也没料到她会如此直截了当地问我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我还根本都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呢。

“这有什么好掩饰的？”她很不屑地撇了撇她那娇媚的嘴角，“告诉你，我进这所鬼学校，我老爸可是花了十万大洋！估计你中途插进来花的钱会更多吧？你家很有钱吗？”

她毫不掩饰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的穿戴。

在她那双亮闪闪的、充满嘲弄意味的眼睛的扫描下，我觉得自己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痉挛，我真恨不能自己像蒸气一样，在她的眼前立刻蒸发掉！

我上身穿着一件廉价的白棉长袖T恤衫，是在枫镇的小店里买的。这倒没有什么，这件T恤衫虽然便宜，样子还是不错的，V字形的领口处还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呢！我在那里打了一个别致的蝴蝶结，我知道它看上去效果不错。要命的是我套在白色T恤衫外面的一件外套。

这是一件你找遍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也不可能找到的外套。它有两个可笑的小尖领，傻傻地翻开在我的脖颈处；它有两个翻盖的口袋，就像那些老式的电影里的工人师傅穿的衣服一样——他们经常在翻盖的口袋上插一支钢笔；它的下摆那儿还有一圈松紧带，松紧带当然早就失去了弹性，它只是松松垮垮地耷拉在我的臀部，一副无助又无辜的样子。

这是我妈妈的一件外套。不是现在的，是她十年前做仓库保管员的时候穿的一件工作服。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穿这样一件衣服来到一所新学校，唉，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只能问我那个刚刚当新娘的老妈。

“我……我不知道。”在洋娃娃那样一种眼光的逼视下，套在这样一件外套里的我完全失去了思考和应对的能力，我只能再一次这样傻乎乎地回答，活像一只被冷酷的猎人逼到死角的倒霉的小兔子。

“哈哈……”她突然毫无顾忌地纵声大笑起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哈哈，是不是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都只会回答‘我不知道’？你是白痴呀，还是天生幽默？”

我咬着嘴唇，使劲逼迫已经涌到眼窝的泪水往回倒流。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强悍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吓死人的场合。可是，我知道自己不能当着她的面流泪。来到新学校第一天，就被同班同学的两个问题逼得流眼泪，这样也实在是太搞笑了！

好在这个“魔女”终于站起来了。她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我上WC（厕所）去了。你别生气呀，我只是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

直到确信她早已在我眼前消失，我才终于敢抬起眼皮。

我偷偷地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周围居然没有一个同学对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感兴趣！

天哪，难道这么一所赫赫有名的私立学校里就关着这么一群“疯子”或者“聋子”？

且慢！左手走道那边好像有人在看我呢。除了那个魔女，难道这个班级里还有一个同学，对我这个新来的人有那么一丁点兴趣？

我忍不住抬眼望过去。我看到了一个个子高大，皮肤黝黑，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四方脸的男生。

哇！爆酷的一个大帅哥呀！我在心里大声惊呼。他穿着属于这所学校的一套藏青色的秋季校服，看上去就像春天里一棵生机勃勃、昂扬向上的水杉树。

见我看他，他朝我微微地笑了一下。

在看见了那个魔女如此羞辱我之后，他竟然朝我友好地微笑！并且，他的笑容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他在安慰我！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的心脏狂跳起来。

2

一看见陈老师捧着一沓卷子走进教室，我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道进这所学校来的第一天，我就要经历考场大磨难？

在枫镇中学，我的成绩不好也不坏，我很满意这样的状态。我害怕被人关注，害怕成为大众的焦点。成绩很好或者成绩很差都会吸引大家的目光。我最害怕大家的目光。

我天天裹在妈妈五年前、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的各种各样的衣服里面，我恨不能每一个人都变成“瞎子”，不要看见我可笑的模样。

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自从一年前升入初一，我的个子一下子蹿到跟我妈妈差不多一样高以后，我就失去了穿新衣服的权利。那个春天的夜晚，我迎来了我的初潮。我的妈妈用那样一种惊讶里裹着惊慌

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我，一直看得我心惊肉跳，以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时，她才想起来要对我进行必要的指导。在草草地指导我进行了简单处理后，她就一头扎进杂物间，翻箱倒柜，找出她五年前、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的各种各样的衣服，用它们将我的床头堆满。它们一律颜色暗淡，式样可笑，发出一股刺鼻的樟脑丸的味道。

妈妈再次用那种惊讶里裹着惊慌的眼神看看我，然后指着那些衣服对我说："以后你就穿我的这些衣服吧。你要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少给我在外面花枝招展！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一定要自重，不能招摇，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知道吗？"

说到最后，妈妈已经"咬牙切齿"。

初潮带来的羞涩和喜悦，还没来得及涌上心头便被妈妈迎面击得粉碎。我惶恐地看着妈妈，莫名其妙地点头。

"我会尽快想办法把你接到我身边去的，外婆已经带不了你了。"这句话，妈妈好像在说给自己听。

为什么外婆带不了我了？我长大了，外婆应该更省心才对呀！

这个疑问，我也只是憋在心里，不知道该去问谁。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一些夏季无法不添置的衣物，我就成天裹在妈妈这些N年以前的旧衣服里面，一天比一天沉默。

好在枫镇中学有不少农家孩子，他们对于流行服饰和品牌基本上处于"白痴"状态。我穿着妈妈的旧衣服混在他们里面，倒也并不显得怎样突出。

在那里，我的成绩和我的衣服一样灰不溜秋，虽然有时候有点寂寞，但至少我感觉自己是安全的，并且自由自在。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对流行服饰和各种品牌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已达到专家级的研究水平。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对颜色、形状和线条有着狂热的爱好和敏锐的感觉。

哦，这样说也不完全对，也许王美人会知道一点点。

王美人不是一个美女，甚至不是一个女人。他是一个中年男老师，在枫镇中学教我们美术。

我不知道王美人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反正就这么一届一届传下来了。他很欣赏我的美术作品，我的每次作业，他给我的都是一个大大的“优”字，有几次我还得过“优加”呢。

这学期的第一堂美术课，王美人举着我的一幅极其夸张的人物画说：“明年的元旦，全市要举办中小学生‘家乡美’美术大赛，到时候我们就选这位同学的作品去参赛吧。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来着？”他翻过画纸，看看反面的签名，“哦，对了，叫肖朵朵。”

真奇怪，王美人每次都给我好成绩，却好像每次都记不住我的名字。这时候，我会忍不住为自己在平日里太安静而难过上那么一会儿。

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好像才会突然被全班同学记起来，他们会集体转头，带点惊讶、带点羡慕地看上我一眼。

可惜的是，国庆一过，我就离开了枫镇中学，转到这里来了。

除了美术课，我实在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的。特别是英语课，它可以说是我所有功课里面最薄弱的，也是我最不喜欢的。背单词还稍微好一点，我最恨的是那些什么词形变化，什么时态变化。我永远都搞不清楚什么是规则动词，什么是不规则动词；我更搞不懂什么时候要用一般过去时，什么时候又要用过去完成时。

可是现在，我居然刚来到新学校第一天就碰上英语测验！而且，我现在才明白过来，自己的班主任原来是英语老师呀！唉，我的运气可真是爆烂哪！

这里真不愧是私立名校，即使是传卷子也能充分体现他们的教学质量——好像只是在一刹那，卷子就被迅速地传到了最后面。

我一看卷面，头再次嗡的一声变大了——前面整整一页全部都是听力题！占了整整40分！我念小学的时候，枫镇小学一点也不重视英语听力，以致我一开始就打下了一个比较糟糕的听力基础。完蛋了，今天我一定会死得相当难看的！

3

这里的老师工作速度相当惊人，我们上午第三节课进行的测验，中午的时候，陈老师就捧着判好的卷子来到了教室里。

哈哈，真没想到，英语测验垫底的不是我，而是高玉雯！高玉雯就是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可怕的魔女。

我刚刚拿到卷子，高玉雯就毫不客气地一把抓了过去。看了一眼后，她火冒三丈地一把拍在了我的桌子上，同时扔过来一句颇不文雅的脏话：“TMD，真讨厌！”

我伸长脖子看了一眼她摊开在桌子上的卷子，啊哈，老天保佑！她竟然比我整整少了10分，只有63分！

哈哈，看来我不是班上最烂的了！

陈老师朝我们这边瞟了一眼，语气很重地说：“这次英语测验最高分是98分，还是由田小根和莫欣儿两个人获得。最低分只有63分，比班级平均分整整少了25分！名字我就不说了，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我只想说，我希望有些同学不要以为花钱进了这所学校，就可以不用努力学习了。大家的前途不是靠钱来保证，而是靠分数来保证的！”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起来。我知道陈老师不是在说我，而是在说高玉雯，可是，这和说我又有什么区别？我就是靠钱进来的，而且，我比平均分也足足低了15分！

可是，我清楚地听到高玉雯说了一声：“嘁！”

不知道陈老师是不是听到了这一声“嘁”，她的目光威严地扫了过来。她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妇女，一头齐耳短发，一件小翻领西装，一条直筒裤，一双黑皮鞋。一看就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民的好教师。

高玉雯的头低下去了。

不过，陈老师并没有针对她再说什么，只是对着全班同学说，“大家抽空将做错的地方订正过来，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就匆匆离开了教室。

陈老师的背影刚一消失，高玉雯就立刻蹿出座位，扑到黑脸帅哥的身边：“田小根，你的卷子借我抄一下！”

啊，这位帅哥竟然就是全班考第一的田小根？他成绩这么好？他怎么会有这么土气的一个名字？

“抄？”田小根抬起头来看着她，脸上浮着一层有点羞涩的笑，“你最好自己先做一遍。”

“哎呀，你可真啰唆呀！”高玉雯嘴角一撇，娇声说道，“我想不清楚的！田帅哥，你就行行好，借我抄一下得啦！我知道你最会怜

香惜玉啦！”同时，她伸出一只白白的小手，一把抓过了田小根的卷子。

田小根的脸唰的一下涨红了。

嘿，成绩又好，长得又帅，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这么怕羞的男生！

这时，坐在我斜对面第三排的一个娇小女生转过头来，非常不满又不屑地朝高玉雯翻了一个白眼。

后来我知道，她就是与田小根同考第一的莫欣儿。

第三章 我成了一个“诈骗犯”



我已经听不清楚她的话了。我的脑子好像被锋利的刀片刮过，一片空白，一片迟钝的隐痛。



1

放学一回到家，我就立刻脱下那件该死的外套，狠狠地摔在了床上。

没想到，我的举动正好被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的妈妈看到了，她立刻冲进来，“凶神恶煞”地冲我嚷嚷：“你干吗？这衣服很不合你的心意是不是？”

我被妈妈的“凶神恶煞”吓得心脏差点蹿进了喉咙口。妈妈虽然有时候会突然发神经一样对外婆“凶神恶煞”，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我惊慌失措地看着妈妈，恨不能一下子从她眼前消失。

大概是我脸上的表情触动了她吧，妈妈使劲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走到床前，拎起那件衣服抖了抖，出乎意料地叹了一口气，说：“这衣服没破没坏的，布料也很好，就是样式老一点，怎么就不能穿了？小姑娘要放老实一点，别穿得花枝招展的在外面招摇！”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妈妈说“招摇”这个词了。妈妈可真是奇怪呀，我这么没声没响的一个人，怎么跟“招摇”搭得上边呢？她凭什么这样说我！



　　我气得眼泪已经涌到了眼眶处，只好更低地将头埋下去。还好房间里光线已经昏暗，她看不清楚我的脸。

“好了，将衣服穿上，做作业去吧。别着凉了。”妈妈的口气进一步缓和了下来，“外婆在烧饭，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我一言不发地接过妈妈递到鼻子底下的衣服，重新套在了身上。

我浑身不舒服，老是感觉高玉雯的那双俏丽的眼睛一直嘲弄地盯在我的身上。还有田小根的眼睛，也在奇怪地盯着我看……见鬼了，我怎么会想到田小根的眼睛！

我前后左右使劲拍打了几下衣服，好像要打掉他们的眼光一样。啊，我感觉自己简直有点神经了！

晚饭很丰盛，有我爱吃的葱烤大排、干煎带鱼、青椒土豆丝，还有一个清炒菠菜和一大碗香味扑鼻的荠菜肉丝豆腐羹。这几样菜也是我妈妈爱吃的，以前妈妈周末回枫镇，外婆也是经常做这几道菜。

我不知道老郑最爱吃的菜是什么，不过，看得出来他吃得非常爽——他的额头都冒汗了！

“啊，妈烧的菜真好吃！”老郑打了一个大大的饱嗝，有点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们，“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经常在外面乱吃，饥一顿饱一顿的，唉，还是有一个家好哇！”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老郑居然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看了妈妈一眼！

我赶紧埋头喝汤，感觉身上起了一层细细的鸡皮疙瘩。当一个老男人跟爱情什么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的的确确是有点令人感到肉麻的！

不过，公正地说，老郑这个人倒不令人讨厌，虽然他也并不令人感觉亲近。

比较令我气闷的是，我那刚才还“凶神恶煞”发神经的妈，这会儿却像个羞涩的少女一样，她低着头轻轻地笑了一声，说：“毛病啊！快吃你的吧！”

我身上刚刚消退的鸡皮疙瘩再一次哗的一下在皮肤上蔓延！

不过，外婆好像一点也没觉得他们肉麻，相反，她看起来高兴坏了。她夹起盘子里最大的一块大排，放到老郑的碗里，一叠声地说：“那就多吃点！多吃点！我这一段时间就住在这里，天天烧好吃的给你们吃！”

我吃惊又伤心地看着外婆。就在昨天晚上，我对外婆说希望她能留下来多住几天，多陪陪我的时候，她还说她不习惯住在这里，她住两天就要回枫镇去呢。看看现在，老郑和老妈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她给收买了！

看来妈妈真是外婆的心头肉呀！

可是，同样是妈妈，我的妈妈为什么对我那么严厉，那么奇怪？难不成我是她捡来的孩子？！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念头狠狠地吓了一跳。

“快吃呀，发什么呆！”外婆拿筷子在我的碗沿上敲了一下。

外婆虽然已经老得像一个被风吹皱的柿子，不过她嘴角边的那两粒小酒窝，却还是坚挺地呈现在那里，顽强地为外婆的容颜施展最后的美丽。这两粒小酒窝也同样呈现在妈妈的嘴角边和我的嘴角边，它们不仅为我们普通的脸蛋增加了不少亮色，还成了一个无声的标志，标志着我们三个人是一根藤上结的瓜，是血脉相承的。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长得像我妈，因为每一个见到我的人都是这么说的。看来我不可能不是妈妈亲生的呀，可是她为什么对我这么苛刻呢？简直比书里面描写的继母还要厉害——那些继母至少表面上还是要装着对孩子好的。

我往嘴里扒一口饭，在心里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2

“妈妈，能不能给我一点钱？”晚上临睡觉的时候，我吞吞吐吐地朝妈妈开了口。

以前，我要用钱都是问外婆要，我知道妈妈把我的生活费放在外婆那里。外婆是个小气鬼，把手里的钱捏得牢牢的，不会轻易漏半个子儿给我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凡是生活中用不着的东西，比如漂亮的小卡片哪，大头贴呀，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小挂饰呀……在外婆眼里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有时候帮她跑腿买东西多下来的两三元钱，她倒也会大方地一挥手，留给我作为辛苦费了。

可现在我已经跟妈妈生活了，不应当再问外婆要钱了。

“你要钱干什么？”妈妈瞪着眼睛，警惕地看着我。

我的心倏地往下一沉。妈妈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就好像我是一个诈骗犯，在骗她的钱用！

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糟糕，我低着头说：“明天要买一个摘录本，英语老师要求的。还有我的钢笔总漏水，我想去换一支新钢笔。”

“哦，买本子买笔是应当的，应当的，朵朵你要多少钱哪？”老郑在旁边一边接口，一边就要掏口袋。

没想到妈妈一把按住了他掏口袋的手，她一改刚才吃饭时的羞涩，口气很严厉地对他说："以后，朵朵要用钱只能问我要，你不能乱给她。这样对她没什么好处！你听到没有？"

"哦，哦！听到了！"老郑看看我，颇有些尴尬地点头。

我的心情更糟糕了。

我的妈妈难道真的是一个这么严厉的、难打交道的人吗？今后的日子长着呢，我究竟应当怎么样跟她相处？

妈妈掏出钱包，沉吟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我三张十元的票子："钱给你。该买的学习用品还是要买的，不过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要乱用钱了。还有，千万不要跟着同学在外面乱买东西、乱花钱。女孩子家，自己要注意一点，不要在外面疯疯癫癫的，知道吗？"

我极不情愿地接过钱，极不情愿地嗯了一声。

看来，外婆的小气不仅遗传给了妈妈，而且还大大地变异了——妈妈不只是小气，她还相当怪异，相当神经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在外面疯疯癫癫的人，何况在这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跟谁到外面去疯疯癫癫？

3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妈妈最令我吃惊和难堪的地方还不是在我问她要钱的时候，而是在放学回到家以后。

今天放学比较晚，陈老师在我们刚要拥出教室的时候及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将我们集体拦截住，然后将我们像赶鸭子一样赶回了各自的座位。

她打开教室里的投影仪，打开她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屏幕上出现了满满一黑板的英文题目。

“这八道题目是这一次测验错误率比较高的题目。我全部列在这里了，答案也都写好了。大家把它们抄在昨天我要你们买的摘录本上。”陈老师将鼠标往下拉了一下，“下面这些题目呢，是为了巩固前面八道题目另外附加的题目，大家也要全部抄下来，回家做做好，背背熟。这样呢，以后再碰到同样类型的题目，大家就不会再错了。”

My God（我的天哪）！看来穿西装和直筒裤的陈老师的教学热情还真不是一般的疯狂!

教室里响起一片叹气声。大家只好纷纷打开已经收拾好的书包，重新掏出本子和文具盒。

“老女人，有毛病！”我听见高玉雯轻轻地骂了一句。我吓了一大跳，她这是骂陈老师吗?

可是没有一个人表示奇怪，就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只有她的同桌徐天虎轻轻咳嗽了一声。

将所有这些题目抄完，回到家，天已经快黑了。

我刚推开家门，妈妈立刻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妈妈现在在老郑所在的那家大型工厂做出货登记员，活儿比一般工人轻松多了。据说现在是销售淡季，她就更没有活儿了，每天总是早早就下班了。

“被老师留下来做作业呢。”我一边走进自己的房间，一边告诉她。

“被老师留下来做作业？”她大声地重复着我的话，紧跟着我进了房间。她的眼睛那么夸张地大睁着，定定地看着我，“你的作业做得很糟糕吗？怎么要被老师留下来？”

“不是我一个人被留下来，是全班都被留下来了。”我赶紧告诉她。

“全班都被留下来了？真的吗？”她还是那么看着我，语气里明显地透着怀疑。

“难道你以为我在骗你？”我终于有点冒火了，声音也大起来。虽然我还拿不准应当怎样跟妈妈相处，虽然我从来不善于当面顶撞大人，但妈妈实在是太过分了，她凭什么老是这样怀疑我？！

“朵朵不会骗人的，她跟你以前不一样。”外婆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声音小小地说。原来她一直躲在厨房里偷听。

“什么叫跟我以前不一样？”妈妈猛然一个180度大转身，凶猛地朝外婆吼起来，“我以前怎么样了？我以前怎么样了？！还不是怪你这个当妈的！”

外婆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嘴里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头一缩，不见了。

妈妈保持着背朝我、脸朝外的姿势，站在房间里一动不动。我被吓坏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来。

好大一会儿，妈妈才咳嗽了一声，朝我转过身子来。

“朵朵，以后如果是被老师留下来做作业，你要告诉家里一声。如果没什么事，你一放学就回家来，不要跟陌生人搭讪，更不要跟一些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到外面去乱疯。听到没有？”

妈妈的声音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变得非常温柔，我却一点也没有被她感染，相反，她的这些话令我的心情更加愤怒了。我紧紧地抿着嘴巴，一言不发。

“你到底听到没有？”妈妈朝我腾地逼近一步，声音里的温柔顷刻间消失殆尽，眼睛里亮闪闪的全是刺人的光芒。

我感觉身上的血液全部涌到脸上了，压在心里的话一下子冲口而出：“我又没有手机，怎么告诉家里？我又不认识一个人，怎么跟人家到外面去疯？”

“手机？”妈妈好像只听到这两个字，她机械地重复着我的话。

我咬着牙，等待着妈妈的进一步发作。

“手机？”妈妈嘴里又一次喃喃道，她突然双手一拍，“对，手机是需要的。我明天就去给你配一个手机！”

什么呀，不会吧！我抬起头来看着妈妈，怀疑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昨天晚上问她讨一点点钱买本子还那么费劲，她会给我配手机？

“好了，洗洗手准备吃饭吧。手机的事明天再说。”

妈妈走出房间老半天了，我还愣愣地站在原地。我现在开始怀疑——妈妈的脑子哪个地方有点不正常，这点不正常来自她自己的小时候，而根源正是那个现在正在厨房里忙活的人。

是不是小时候外婆虐待过妈妈，使她受到过伤害？比如，她打过妈妈的脑袋，让她的脑子受到过损伤？

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一会儿怀疑自己不是妈妈亲生的，一会儿又怀疑外婆虐待她女儿，是不是我自己脑子出毛病了？

我摇摇头，赶跑自己脑子里奇怪的想法。

我正要出门去洗手，妈妈突然一个箭步又蹿了进来："对了，朵朵，昨天给你的钱你买本子和笔了吗？"

"买了呀。"我惊恐地看着妈妈，救命啊！难道这个还要审查？！

"是吗？"妈妈看看我的脸色，吞吞吐吐地说，"给我看看好吗？我想看看你买的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自己已经停止了呼吸。我像一个木偶一样打开书包，掏出新买的英语摘录本和钢笔。

"哦，这个本子和笔都挺漂亮的呀。"妈妈接过去翻了一下本子，装模作样地赞叹道。

如果不是肚子空着，我立马就会吐出来的。

"用了多少钱？"妈妈语速极快地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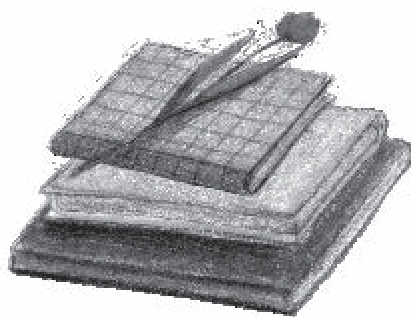
我从那件仓库保管员的上衣口袋里掏出超市里的一张购物清单和多余的三元钱，一言不发地放到桌子上。

"你不要这个样子！"妈妈终于去除了她的伪装，她非常恼火地瞪着我，满脸通红，"妈妈不是小气，怕你用钱。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会舍不得吗？以后你就会知道，妈妈这样做是为你好！"

我毫无表情地听着妈妈的这些话。我的神情一定让妈妈更加激动，她咬着牙，一字一字地说："我们丑话说在前头，你以后学校里要用钱我会给的，但必须给我看证据！我是你妈妈，我有权管你！"

我已经听不清楚她的话了。我的脑子好像被锋利的刀片刮过，一片空白，一片迟钝的隐痛。

第四章 在通往教学楼的路上



我在一瞬间有些微的眩晕。等到确认他确实是在跟我打招呼时，我一下子慌了神。我傻乎乎地咧开嘴角，笨拙地朝他笑了一下。同时，我不自觉地缩了缩肩膀，好像这样能将身上那件该死的外套缩得消失掉。



1

我浮肿着眼睛走进校园。

通往教学楼的主干道上，种植着两行笔直的银杏树。银杏树们还很年轻，它们正高高兴兴地舒展着枝条，举着无数片被乍起的秋风吹得有点微黄的小扇子，高高兴兴地看着从它们身边经过的一伙一伙背着书包，高高兴兴说着话的学生。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是高高兴兴的，只有我一个人心情暗淡。

在我的前面走着一个个子高挑，穿着最新款式的韩版宽松衫和紧身牛仔裤的女生。她背着书包，步子却像是踩在T型台上。从她身边经过的男生都要回过头来看看她，有几个男生还欣赏地吹起了口哨。

即便是从她脑后那条一颠一颠甩动的马尾辫上，你也能读出女生心里的骄傲和得意。

唉，如果我也能穿着质地优良、款式新颖的衣服，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老是想着要将自己紧紧地缩成一团了！

昨天，我已经利用课间将全班同学的衣着快速扫描了一遍。我们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穿名牌服装，虽然这些名牌有大有小，虽然有些同学的名牌服装的款式是早几年的（估计是打折时买的），但即便是打四折五折，一套名牌服装的价格也是不菲的。有一些同学虽然穿的不是名牌，但也是质地不错、款式新潮的服装。女生堆里我是唯一的例外，而男生堆里呢，只有田小根的看不出名堂来——全班只有他一个人穿着校服。这所学校只要求在星期一穿校服。过了星期一，大家都花枝招展，各显神通，没有人还愿意裹在那一套毫无个性的校服里面。

“嘿！你好！”我身边突然有一个人打招呼。

我侧脸一看，真是说曹操曹操到——跟我打招呼的正是那个穿校服的田小根！

他还是穿着昨天的那套秋季校服。这套裤腿处和衣袖处嵌有长长的白条纹的藏青色校服令甩着胳膊走路的他无比帅气——比昨天坐着的时候更加帅气了。他的眼睛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晶莹的光。

我在一瞬间有些微的眩晕。等到确认他确实是在跟我打招呼时，我一下子慌了神。我傻乎乎地咧开嘴角，笨拙地朝他笑了一下。同时，我不自觉地缩了缩肩膀，好像这样能将身上那件该死的外套缩得消失掉。

田小根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慌张和笨拙，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外套，他一个大步跨上前来，和我并肩走在了一起。“你是从哪里转校过来的？是从外地吗？”他侧过脸来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问我。

“外地？”他的微笑让我的脑袋再一次眩晕了一下，我停顿了好大一会儿，才弄明白他问话的意思。“也不能……算是外地吧，我以前是……住在枫镇上的。”

我有点结巴地说完这句话，感觉自己的脸蛋更热了。

“枫镇？”田小根却困惑地皱起了眉头。

“你不知道枫镇吗？”我有点忘掉了我的不自在，挺奇怪地问他。

枫镇是很有名的一个郊区小镇，那里除了枫树，还有一条一条的河浜，还有出了名的农家菜。这些河浜、枫树和农家菜交相辉映，构成了市区人眼里绝佳的短途旅游场所。

一到周末，市区人就会开着私家车跑到枫镇上来放松，卸下一周积累下来的疲倦，在枫树下散散步，在河浜里钓钓鱼，在很多经营农家饭庄的当地人家里吃吃新鲜蔬菜。而深秋的时候，赏红叶更是枫镇经典的旅游项目。那个时候，好像天上所有的晚霞都掉到枫镇来了，

整个枫镇被染成了一片醉人的红色。市区来的人一拨一拨的，停留在我们小镇的各个角落，好像也变成了镇子上的风景。

这个时候的枫镇也是我最喜欢的，我会拿上我的绘画颜料，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来，有时涂抹几笔，有时只是坐着发呆。我画了很多半拉子的枫镇秋景，全部扔在我的抽屉里，我是这些画作唯一的欣赏者。

总之一句话，枫镇是市区大人小孩都知道的一个地方。

“哦，我不知道。我不是本地人。”田小根充满歉意地摇摇头。

“你不是本地人？”我好奇地看着他，我一点也没有看出他不是本地人，“那你是哪里人？”

“我是从江西过来的，一个叫修水的地方。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摇摇头，“我只知道江西的南昌，那里是八一起义的地方。”

“修水是秋收起义的地方哟！”田小根很热切地告诉我，“你知道秋收起义吗？”

秋收起义？我再次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很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

田小根除了脸色黑一些，倒是一点也看不出来自乡下。怪不得他一天到晚都穿着校服呢，是不是因为除了校服，他就没有其他更好的衣服？

“那么你知不知道黄山谷道人？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写诗的黄庭坚，宋朝的。”田小根却在更加热切地看着我，一点也没注意到我的

脑子在转着弯考察他。

“黄庭坚哪？这个人我知道的！”我停止了脑子里的考察，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叫起来。哈哈，真是老天保佑！刚刚做过的暑假作业里面要填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还在电脑上查了老半天呢！

“这下就好了！”田小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搞得好像比我还要紧张，“告诉你，黄庭坚也是修水人！我是他老乡！”

嘻嘻，搞了半天，他是要说明自己跟黄庭坚是老乡。没想到人高马大、成绩优秀的田小根还这么幼稚！我忍不住哈的一声笑了起来。

田小根也笑了起来。他转过脸来，很亲切地看着我：“你知道吗？你长得很像我小学时的一个同学，我还以为你是外地转校过来的呢。我甚至认为你是我老家过来的，或者干脆就是我那个小学同学！”

晕倒！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原来田小根对我的友好仅仅是这个原因！

那么我坐在教室里第一天他对着我微笑，也是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以为”了？

是不是因为我穿着这么老土、这么旧的衣服，他才会认为我是从乡下转过来的？

他的小学同学，是不是他的青梅竹马？

我收住笑容，心情瞬时跌落到谷底。

“田小根！”身后传来一声铿锵有力的叫声。

我和田小根一起回头，原来是那个英语测试与田小根同考第一的莫欣儿。我吓了一大跳——被她铿锵有力的声音。莫欣儿是一个非常娇小的女生，身材小小，五官小小，剪着一个可爱的童花头。我没想到她会有这么富有威力的声音。

“你想好了吗？”莫欣儿小跑几步赶上我们，没头没脑地问田小根，同时用眼睛的余光有点诧异地瞟了我一眼。

“什么？”田小根没反应过来。

“哎呀，就是英语演讲比赛呀！”莫欣儿“娇嗔”地瞪了田小根一眼。

嘿，即使是撒娇，莫欣儿也是威力十足的，让人感觉一点也不能拒绝似的。

“哦，哦，这个呀！”田小根有点尴尬地看看我，非常为难地说，“我看……我就不参加了好不好？我的口语不行的，发音也不准。不如换一个同学，我知道我们班上英语口语强的人很多。”

“不行！我就要你参加！”莫欣儿冲口而出，话说完才想起来还有一个我在一边走着，她立刻红着脸补充，“你英语考试每次都考第一，你不去谁去呀？”同时很有些愤懑地再次瞟了我一眼。

我立刻放慢了脚步。我想她可能不高兴我在一边听他们谈话。

没想到田小根也放慢了脚步，他很耐心地迈着他的长腿，配合着我的步伐。他傻呵呵地伸手摸摸耳垂，对莫欣儿说：“那……那怎么办？”

田小根真是一个乖孩子，他和我一样不会拒绝别人。

在心里，我对田小根的感觉又亲近了起来。

“怎么办？去就是呀！”莫欣儿的声音更不容拒绝了，“我不管，反正我把你名字报上去了！”

“莫头儿，你又在强迫田帅哥干吗呢？”前面一个声音笑吟吟地问。

我们集体抬头，发现刚才那个走在我前面的穿最新款韩版宽松衫的女生已停下脚步，转过身子来看着我们——她竟然是高玉雯！没想到高玉雯的背影看起来会这么亭亭玉立，富有魅力。

“你少管闲事！”莫欣儿却根本不管高玉雯的韩版新衣服和她的亭亭玉立，她很不高兴地朝高玉雯翻了一个大白眼。

“我不管田帅哥的闲事，他不是要被你这个团支书欺负死了？”高玉雯一点也不理会莫欣儿的白眼，依旧笑吟吟地说。

我这才知道莫欣儿原来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怪不得刚才高玉雯叫她莫头儿。

“懒得理你，一天到晚花痴一样！”莫欣儿几个大步跨进了教学楼大门，一头扎进了蜂拥进教学楼的同学群里。

“哈，我花痴一样？你才大花痴一个呢！一天到晚盯着田帅哥不放！”高玉雯冲着她的背影大声嚷嚷。

“你胡说什么呀！”田小根终于有点不高兴了。

“我说错了吗？”高玉雯转过身来气愤地瞪着他，“你老是帮她！是不是看她成绩比我好哇？可是我比她漂亮多了！”

我晕！这女孩究竟是天真烂漫、胸无城府，还是脸皮超厚、恬不知耻？

看来田小根比我更晕，他涨红着脸“嘿”了一声，顾不上跟我打招呼，紧随莫欣儿一个箭步蹿进了教学楼里。

“你跑吧，你跑吧！简直一点风度也没有！”高玉雯跺着双脚，美目圆睁，朝田小根的背影放射过去万道刀光。

我本来是不应当发出声音的，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发出声音，可高玉雯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我憋了半天没憋住，终于扑哧一声笑出来。

“咦，你怎么会跟他们俩混在一起的？”高玉雯收回放刀子的眼光，奇怪地看着我。

啊，不会吧？她到现在才看到我的存在？！

“问你话呢！”高玉雯像老朋友一样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记。

“校门口碰上的。”我赶紧回答。

“我告诉你，你少跟他们两个搅在一起！”高玉雯一本正经地告诫我，“莫欣儿在追田小根呢，小心她吃醋！一吃醋她就会整人的！”

我在心里嘀咕：什么呀，我看是你在追田小根才对呢！

“嘿嘿，老实告诉你吧！”高玉雯突然趴在我肩头上，热烘烘的气流直冲我的耳朵，“我也在追田小根！”

啊！我一下子用拳头塞住了嘴巴。

“嘻嘻，”高玉雯满意地看着我，“你吓成这个样子干什么呀？又没说你在追田小根！”

她又开始上上下下打量我，我感觉自己全身的细胞又开始痉挛。

“你这个样子呀，想追也追不上的！可是，”她皱着眉头，苦恼地看着我，“你到底是怎么混进这所学校的呢？你成绩又不好，家里又没有钱！”

“要上课了！”我也一步蹿进了教学楼。

跟这样的女孩打交道，绝对需要钢铁般的神经！

3

上完体育课回二楼教室的时候，我在楼梯口看见一个清洁工阿姨正歪着身子吃力地拎着一桶水走上台阶，她的头发已经半白，背也微微地驼了。

她的背影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外婆。

我很小的时候，枫镇上还没有安装自来水，外婆每次在河浜里洗完衣服洗完菜，总要顺带拎一桶水回家。她就是这样歪着身子吃力地拎着满满一桶水的，她的头发也已经半白，背也是这样微微地驼着。

那个时候，我拎着衣服或者拎着菜，跟在外婆的身后，看外婆走得有点踉跄的背影。我一个劲儿地在心里想，等我长大了，我就找一个又高又壮的男朋友，让他一天到晚替外婆拎水，就像张雪丽的那个男朋友一样。

张雪丽是住在我外婆家隔壁的一个女孩，她找了一个又高又壮的男朋友，他每天都要来帮张雪丽家里拎水。

只是，我还没长到足够大，外婆家里就安装了自来水。

我不自觉地走上前去，将自己的手搭在了水桶拎手上。

“啊，小姑娘，谢谢你呀！”清洁工阿姨意外地抬起头来看着我，满脸都是感激。

咦，这个清洁工阿姨看上去怎么好眼熟哇，我在哪里见过她吗？我一边不好意思地摇头，一边在心里很奇怪地想。

“好啦，放到这儿就行了。”上到楼层拐弯处，清洁工阿姨停下来了，她喘了一口气，再次满脸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你呀，小姑娘！”

“不用谢！”

真奇怪，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件小事，仅仅是因为这位清洁工阿姨的两次真心实意的谢谢，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郁积在我心头的一切郁闷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感觉心头顿时轻松了起来。

我带着点蹦跳跑完剩余的几级台阶。

刚刚上到二楼楼面，我突然发现田小根正倚着栏杆站在那里，双眼含笑注视着我。

“干吗呀？！”我吓得心里扑通一声，一颗心好像蹦了三级台阶。

“谢谢你！”田小根轻轻地对我说。

干吗要谢我？

“干吗要谢她？！”我还来不及说一个字，田小根的身后响起了一声清脆的追问。

又是高玉雯！

天哪，她简直可以去当一个最优秀的女特务了！

田小根转过身去，朝她好脾气地笑笑，也不解释什么，自己走进教室去了。

“喂，他干吗谢你呀？”高玉雯一把拦在了我的前面。

“我不知道哇！”我一脸无辜地朝她摇头。

“嘿嘿！”她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又一次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我早上还认为你又傻又呆的，看来我看走眼啦！原来你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

我？又傻又呆？高人？

只有一点我能肯定，我要狂笑了！

感谢老天，上课铃声响了！

我一手捂住嘴巴，一步跨过她身边，一头扎进了教室里。

我一个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心不在焉地盯着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我一直在心里想着这样两个问题：高玉雯究竟是真天真还是装天真，她的行动和语言怎么有点像个低幼儿童？还有，田小根究竟为什么要谢我？

4

放学回到家里，我还没来得及放下书包，就被妈妈一把拖进了她房间里。

“看，朵朵，这是妈妈给你买的手机！你喜欢吗？”

什么？妈妈真的给我买了手机？！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妈妈举在手里的一个翠绿色的卡通手机，首先涌上心头的不是喜悦，而是惊疑，并且带有一点恐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妈妈的行为！

“对呀！这样以后你学校有事晚回家就可以及时告诉家里，妈妈也可以随时找到你，知道你的情况。这样妈妈就会放心多了。”妈妈亲热地将手机放在我的手掌心里，“你要知道，这里不比枫镇，市区里有些地方很乱的。有个手机在身边方便多了！”

我看着安静地躺在自己手掌心里的手机，看着那鲜润的翠绿的颜色，看着那可爱的卡通版式——这颜色、这样子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呀！妈妈是怎么知道的呢？

喜悦的感觉终于慢慢地从心底涌出来，涌出来，笑容终于慢慢地、有些不好意思地盛开在我的脸颊上。

“谢谢妈妈！”我不想再去分析妈妈怪异的行为了，只是真心实意地对妈妈说。

“不谢不谢！”妈妈满脸都是笑容，她慷慨地摆着手，塞给我一份小小的使用说明书，“你自己去看看怎么用吧。应当是很简单的。”

我朝妈妈傻傻地笑着，接过了使用说明书。我的手触碰到了妈妈那有点粗糙的带着温暖体温的手。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被妈妈宠爱着的孩子。

啊，说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呢！而前两天，我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她亲生的！真是罪过呀！

这款手机确实是最简单实用的那种杂牌机，只可以接打电话和发短信。不过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我不喜欢太复杂的东西。

外婆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了。

“这东西管用吗？据说花了700多块钱哪！这么贵！”外婆盯着我手里的手机说。

我把手机递给外婆：“当然管用啦。”我在心里说，700多块钱的手机已经差不多是最便宜的手机了，还贵呢！老人家就是搞不懂行情！我今天看到高玉雯用的手机，是iPhone4，这款手机最初出来的时候要5000多元呢！我还看到高玉雯的同桌徐天虎在课间用手机发过短信，他的是摩托罗拉的，虽然不是最新款的，但也要2000多元。我没看到莫欣儿和田小根用手机，不知道他们的手机是什么牌子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看莫欣儿的穿着打扮和那一身说一不二的霸气，她的手机肯定也不会是杂牌的便宜货。田小根就难说了，他老是穿着校服，我看不出他真实的生活水平。

外婆小心翼翼地用手掌托着手机，好像看一件宝物一样凝视了一会儿，突然叹了一口气，说：“唉，如果你妈妈那个时候也有手机就好了！”

“我妈妈那个时候怎么了？”外婆的表情太凝重了，我忍不住奇怪地问她。

“也没有什么。”外婆有点遮掩地将手机递还给我，“你看你，还老说妈妈对你不好呢。现在知道妈妈是真心对你好了吧？”

我忍住心里强烈的好奇，点了点头。真奇怪，我小学的时候从来没听外婆说什么“你妈那个时候”，自从我上了初中，外婆就老爱拿我和我妈学生时代比。不知我妈当中学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也穿着外婆十年八年以前的旧衣服？

第五章 一个奇怪的男人



我站在外婆的小屋前，看了一会儿金灿灿的夕阳映照在枫树叶上那一片绚烂的秋景。我觉得，自己甚至能听到阳光的碎粒溅在那一片片五角树叶上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响。



1

“外婆，我回来啦。”我像往常一样，推开门，一放下书包就跑到厨房门口对着外婆洗菜的背影喊。今天是星期五，我觉得格外轻松。

“哦，哦。”外婆背对着我点头。

我奇怪地停下正要转身离去的脚步，看着外婆微微弯着腰的后背。以往我一喊，外婆总要扭过头来回答我的，今天她是怎么啦？

“外婆？”我试探着再次叫她。

这次外婆理也没理我，只顾弯着腰洗她的菜。

我一下子跑进厨房，冲到了外婆跟前。

啊！外婆的眼睛红肿着，脸上还留着两道清晰的泪痕呢！

“外婆，你怎么啦？”我惊恐地一把抓住了外婆的手。外婆的手好凉好凉。

外婆摇摇头：“没什么，做你的作业去吧！”

我转身朝妈妈和老郑的房间走去。老郑像往日一样还没有回来，妈妈俯卧在床上，头埋在枕头间。

我站在房门口，咽了口唾沫，却没敢发问。不过，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她肯定是刚刚又跟外婆吵架了。

我一直没闹明白她们究竟为什么那么喜欢吵架，即便是刚刚拉着手亲亲热热的，一转眼就会说翻脸就翻脸。不过翻脸的一般是妈妈，外婆顶多也就是闭了口不说话。今天妈妈说了什么过分的话，竟然惹得外婆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偷偷流眼泪?

我重新回到厨房，将外婆推到一边，帮她洗起了菠菜。

外婆在我的腰间轻轻地搂了一下。我明白，外婆知道我在疼她、向着她。

晚饭桌上，外婆依然烧了一桌子的菜，老郑依然吃得满头大汗、满嘴流油。我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嘴里扒着饭粒，一边偷偷地看一眼妈妈，再看一眼外婆。

妈妈一直没说话，外婆却期期艾艾地开口了：“明天是星期六，我想回枫镇去了。”

妈妈和老郑一下子都停下了筷子。老郑急急忙忙问外婆：“妈，怎么就要回枫镇去了？不是说好了要住一阵子的吗？是我们哪里对您老人家不住吗？”

妈妈仍旧没说话，只是低着头，支起了耳朵。

“没有没有。”外婆连忙摇头，“是我自己不习惯。这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你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就剩我一个孤老婆子在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不住地拿眼瞪妈妈，希望她赶快开口挽留，老郑也在用眼睛一下一下地瞅着妈妈。妈妈张了张嘴，想要说话，却又闭上了。她往自己的嘴巴里塞了一大口菠菜。

我心里一下子对妈妈非常生气，我气呼呼地对外婆说：“外婆，明天我陪你回去！”

哼，你天天跟外婆吵哇吵，把外婆气回去了，你就自己买菜烧饭吧！

2

我在枫镇的小街上逛着。

真奇怪，只是隔了一个星期，我却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我怀着一种亲切的情感，把从学校到家里的那条小街上的每一个店铺都仔仔细细地逛了一遍。

当我转到另外一条街道，准备去看看那里的一家服装店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在街道拐角处一看到我，立刻就放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芒，以至我一下子就发现了它们的存在。

这双眼睛属于一个长着长胡子，脸色白得不正常的男人。

这个男人我前辈子也不认识，可是，一看到他的眼神，我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突然惊跳了一下。事后我想，也许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心灵感应吧。

“你叫什么名字？”男人直接站在了我的面前。他眼睛里赤裸裸的期盼和渴望（他在期盼和渴望什么呢？）令我心惊胆战。我傻乎乎地左右四顾着，好像在盼望有一个熟人能把我从这种突如其来的审问里一把捞出来。

“你是不是姓肖？”男人的脸凑上来。他嘴里灼热的气流已经呼到了我的脸上。

我真的被他吓坏了。我甚至来不及对他准确的猜测表示一下惊讶，就没有一点风度地突然转过身子，朝来路狂奔而去。

“小姑娘，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身后，传来他又焦急又懊恼的叫声。

我在周末逛街的人流里左奔右突，第一次发现裹在旧外套里的自己竟然有如此灵巧的身手。很快，我就跑到了外婆家。我一头栽进去，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这是干什么？发疯了！”外婆正在整理她的衣箱，被我吓了一大跳。

“有一个男人问我的姓名！”我喘着气告诉外婆。

“一个男人？谁？”外婆的眉毛都差点跳到额头上去了。她立刻凑到窗户上去，眯着她的老花眼，一个一个瞅着门外经过的人。

我也凑到了外婆的背后。我看见了一拨一拨本地的周末逛街族，也看见了一拨一拨从市区过来的游客——现在，枫树已经开始透出一

半诱人的红色了。

只是，这当中并没有那个长着长胡子，脸色白得不正常的男人。

3

傍晚西斜的太阳光好得叫人心里直痒痒。我站在外婆的小屋前，看了一会儿金灿灿的夕阳映照在枫树叶上那一片绚烂的秋景。我觉得，自己甚至能听到阳光的碎粒溅在那一片片五角树叶上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响。

我忍不住走进屋里，拉开抽屉，找出一幅画了一半的《枫镇秋景图》——这幅没有完成的秋景图是所有没有完成的图画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幅，主要是那棵躺在画面左半边的枫树的树干，非常难得地被我画出了一种既沧桑又充满生命力的感觉，这让我非常欣喜。当然，现在来完成它还不是最好的时候，因为要到11月末枫树才会彻底地变成火红色，那个时候才是色泽最浓艳、秋意最深的时节呢。可是，我等不及了。我现在就想画。

“别回来太晚哪，我过一会儿就要烧饭的。”外婆交代我。

“知道。”我朝外婆摆了摆手。

可是，我刚刚走了没两步，我的手机就响起了短信提示音。嘿，怪了，我的手机号码除了我妈，目前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呢。谁会给我来短信呢？

一看，竟然就是妈妈来的——

“外婆现在心情好了吗？替我对外婆说声抱歉吧。这两天好好陪陪你外婆。”

我赶紧走回家里去，大声告诉外婆：“妈妈发短信来了，要我代她说对不起！”

外婆笑起来：“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妈就这脾气。我要是动不动就生气，恐怕年轻的时候就被她气死了！”

我知道妈妈顶撞外婆的时候，外婆很多时候还是笑嘻嘻的，修养超级好。这一次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怎么会搞得外婆这么伤心？

我正想问外婆这一次是怎么回事，没想到外婆主动说开了：“这一次呀，还不是因为你的事。”

“因为我的事？”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什么事？”

“唉，也没有什么。你妈有你妈的想法，我也不该多管。”没想到外婆刚开了个头，就毫不犹豫地画上了句号，“去画你的画吧！早点回来。”

我很扫兴地重新出了门。因为我的事？穿旧衣服的事，讨要零用钱的事，还是买手机的事？

要是我是一个喜欢吵架和闹别扭的人，估计也老早跟我妈妈闹得不可开交了吧？

我拿着画纸和油画棒，坐在河浜边上一处凹进去的少有人迹的枫树林子里。

在一般人眼里，油画棒是幼儿园小朋友用来胡乱涂鸦的玩意儿，真正绘画的时候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可是，自从我有一次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位外国大师用油画棒画出来的作品后，我就对油画棒这种简单易携带的绘画工具充满了敬畏。那位大师的油画棒作品丝毫不逊色于世界一流的油画作品，不论是人物，还是景物，都充满着丰富的

层次感和触手可及的质感，令人惊叹。本来我喜欢用油画棒，仅仅是因为它便于携带，用起来方便，后来我才慢慢地知道，油画棒不仅可以像油画颜料一样反复添加、覆盖，它还可揉，可擦，可刮，用高温将它稍微熔化，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呢。只要善于运用，它能画出色泽丰富、独具特色的作品。

林子里的夕阳比刚才更迷人了，它们神秘而又撩人地在树叶间闪烁、跳荡。只是，我突然没有了刚才那样强烈的想画画的心情。

我就在这里坐一坐吧，想想自己。

回到枫镇，我竟然没有一个强烈地想要见的人，当然也不会有一个人在乎我的离去和回来。要是我一直待在枫镇，我倒也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觉。而现在，我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多么可怜、多么孤独的孩子呀！

为什么会这样？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虽然我也平平常常，但一点也不像现在这样缩头缩脑、悄无声息。那时候，我挺乐意上学，挺乐意跟别的小朋友交往，也并没有一个老师让我感到紧张和害怕。反正一切虽然平常，但也是自然、随意的。

一切的转变是不是来自那个晚上？那个潮湿温暖的春风拂面的晚上？

那个春风拂面的晚上，我迎来我的初潮。那个时候，妈妈正好回枫镇来看我和外婆，她用那样一种惊讶里裹着惊慌的眼光久久地看着我，一直看得我心惊肉跳，以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然后，她就翻出了她的一大堆五年前、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的旧衣服，用它们将我的床头堆满。

我一直闹不明白，究竟是因为这些旧衣服将我裹得没有了一点声音，还是我本来就渐渐地没了声音，却归咎于这些旧衣服。

我搞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只知道，我现在是一个孤独可怜、胆小自卑的女孩。

只有在那些涂抹在画纸上的线条和颜色里，我才能最充分地感受到自己心灵的充盈、强大和无边无际的快乐。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重新拿起了画纸。

4

一道阴影倒映在我的画纸上，挡住了我的光线。

我抬头，发现竟然又是上午那个在街角堵住我问话的长着长胡子，脸色白得不正常的男人！

“小姑娘，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真的不是坏人！”

在我还没来得及发出尖叫或跳起来逃跑之前，男人挥动着双手，幅度很大地做着安抚我的手势，他甚至往后退了两步，以让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安全感。

我渐渐安静下来了。我的好奇心甚至也跑出来了。他这么跟踪我，究竟想干什么？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心里会突然惊跳一下？

“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别害怕！”男人再退后一步，在他身后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他的一双手还是举在胸前，做着往下按的安抚动作，“我想问你，你妈妈是不是叫肖艳艳？”

“对。你是谁呀？”我睁大了眼睛瞧着他。

“果然像我猜测的一样！你跟你妈妈长得真像……”他却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的眼睛里闪动着一股……情感，一股灼热的情感！

是的，就是“灼热的情感”，没错。夕阳光在他的眼球上生动地跳荡，他的眼睛里真的有一股灼热的情感在燃烧。这股情感是针对我的？不不不，应当是针对我妈妈的？他究竟是什么人？

我对他一下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现在我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了。

“你今年是不是14岁？”

他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真奇怪，他发问的声音竟然在发抖！

我心里没来由地突然又惊跳了一下。我看着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他突然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我惊叫一声，想也没想就一把挣脱了他，跳起来就跑。刚才消失的害怕的感觉现在一股脑儿变本加厉地涌到了我的胸口。我的手里抓着我的油画棒，可是我的画纸却掉在了地上。

我顾不上它了，拔腿就跑出了林子。

“别害怕，我不是坏人……”身后，再次传来他既焦急又懊恼的声音。

这句话对我已经不再起作用，我拿出最快的速度钻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然后折向另一条，再折向另一条——如果不是自小就生活在

本镇上的人，这些迷宫般的小巷很快就会让他犯晕的——再然后，我就跑到了家门口。

我正要一头撞进去，却又突然停住了脚步。不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会突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件事情究竟要不要再一次让外婆知道？

还没想停当，我已经跨进了家门。

没想到外婆正背对着门在接电话——

“什么？他到我们老家去打听你和孩子？他知道我们搬到枫镇来了？难道那个人——”外婆突然转身，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她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你鬼鬼祟祟地站在那里干什么？吓我一大跳！”外婆慌慌张张地呵斥我。

“谁的电话？”我没理她的呵斥。她的慌张让她的呵斥显得蛮不讲理。

“你妈妈的。”外婆不再理会妈妈在电话里喂喂连声，啪的一声挂上了听筒。

“妈妈说谁在打听我们？难道我们以前不是住在枫镇上的？”我感觉自己正在陷进一团巨大的看不见的迷雾里。我从有记忆开始就生活在枫镇，我一直以为枫镇就是外婆的老家。

“你少管闲事！也别再到外面去乱跑了，你给我乖乖地在家里待着！”外婆比先前更慌张了，她脸上的皱纹都抖动起来了。

我被外婆感染，也慌起来了。我拉着外婆的衣袖，结结巴巴地告诉她："刚才我又碰到那个男人了！他问我妈妈是不是叫肖艳艳，还说我跟妈妈长得真像！"

"你告诉他了？"外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是呀。"我看着外婆，说不出的懊恼和害怕。

"哎呀，你这孩子呀！你可闯下大祸了！"

我的头皮倏地紧起来。我冲回门边，啪的一声将门关起来："他到底是谁？是我们家的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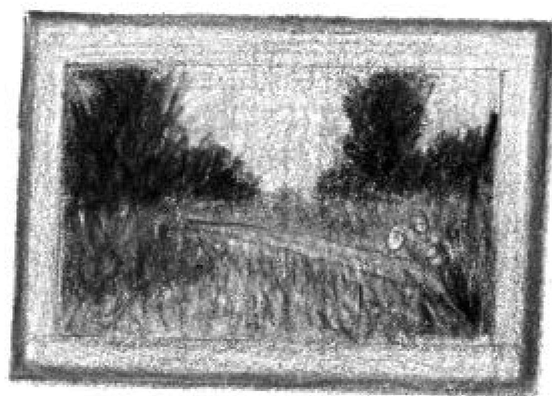
"对，他是我们家的大仇人！就因为他，我们家才搬到枫镇来的。"外婆咬牙切齿地说，"下次你再碰到他，千万不要再理他，他问你什么都不要告诉他，知道了吗？"

我不知所措地点点头，正要告诉外婆那个人还问过我岁数，外婆却抢先说话了："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人只是以前在老家跟大人有点纠葛，具体的事情你往后也不要再问了。特别是不要去问你妈妈，她会生气的。等会儿吃完晚饭，我就送你到公交站，你晚上就回妈妈那里去吧。"

吃过晚饭以后，外婆果然催着我出门，一路送我到了公交站。本来，我所有要做的作业都背过来了，准备住到明天，也就是星期天晚上才回去的。

直到车子开动了，外婆才慢慢地转身往回走。透过车窗，看着外婆微微驼着的后背迅速消失在昏暗的天光里，我心里突然掠过一阵难过。

第六章 校园里的枫树林



我真的伸出双臂，拥抱住最近的一棵树。我的手臂刚好能把它的身子圈住。我的胸口贴上去，我好像听到了它的心脏和我的心脏一样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



“你的演讲稿写得真美呀！你的家乡真的有这么美吗？”莫欣儿双肘撑在桌子上，下巴托在掌心里，侧着脸，扑闪着一双小眯眯眼，看着走进教室来的田小根。

“是呀，我老家那边确实是很漂亮的，秋天和春天最漂亮了。”田小根在她的桌子跟前站住了，“我还觉得演讲稿根本就没有写出它的魅力呢。”

“你不用这么严肃吧？”莫欣儿扑哧一声笑起来，对她同桌暂时空着的座位努努嘴，“坐一会儿吧。”

“哦。”田小根不好意思地坐下了，他的双手握在一起，搁在桌子上。

“修水——这是它的真名吗？”莫欣儿还是侧着脸，好奇地问——莫欣儿的侧面比她的正面更柔和、更好看一些，她的声音今天听起来也是柔柔的，“是因为那条流经县城的叫修河的大河而命名的？”

“嗯。”田小根点点头，“那是一条非常清澈干净的大河，它的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峰。”

“我可以想象得出它的漂亮。”莫欣儿的小眯眯眼里闪烁着憧憬的光亮，“你的稿子里还写到那里出了不少名人呢！”

“对，大诗人黄庭坚，国学大师陈寅恪，等等。”

啊？还有国学大师？上次田小根对我说起他的老家，好像只说到秋收起义呀，还有黄庭坚也说过。这个陈寅恪，他可没跟我提起过。

看来田小根还是没有逃脱莫欣儿的“魔掌”——还是要参加英语演讲比赛。

我昨天才知道，这次名为“家乡美”的英语演讲比赛和我在枫镇中学的美术老师提到的同样名为“家乡美”的美术大赛一样，都是为迎接新年而在全市中小学举办的一次大型课外竞赛活动。先是区级比赛，然后再进行市级角逐。

“就是我的读音不太标准，我担心第一轮就会被刷下来。”

“不会的，读音是可以修正的，演讲稿本身写得精彩、有吸引力才是最重要的！”莫欣儿铿锵有力的声音又回来了，“这样吧，你现在就读一遍给我听听，我看看你的读音哪些地方有问题。”

“现在呀？”田小根难为情地抬头，扫视了教室一圈。

我在他的眼光转到我的座位之前，早已低下头去，专心致志地研究我的手指甲了。

田小根今天还是穿着他的校服，我都搞不清楚他究竟有几套校服。

嘿嘿，我今天穿的也是校服哟。别的衣服妈妈可以不给我买，可是统一的校服她是必须要买的。这套校服昨天刚一拿到手，今天我就穿上了。虽然说不上怎么好看，不过，穿在身上，可比那些七老八十的旧衣服让我舒服多了！

昨天，刚刚将校服套上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田小根每天穿着校服，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是因为没有别的衣服可穿？

那一瞬，我的心里漫过一阵心痛。

随即，我脸红了。

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竟然还是一个善于自作多情的人！

田小根能到这样一所私立学校读书，家里不应当很穷吧？一年毕竟要交一万元的学费呀！人家穿校服可能只是一种喜好罢了！

2

斜对面莫欣儿的座位上传来了田小根吭哧吭哧的朗读声。哈哈，我晕！说实在话，田帅哥的英语朗读确实是有些惨不忍闻啊！即便我这个最怕英语的人也听得出来，他的读音怪里怪气的，很多元音字母的发音还没发到位就收掉了。田小根小学时代是在哪里学的英语呀？

“My God！”田小根话音刚落，我前面的座位上就传出了一阵夸张的怪笑声，“老乡，你这样的水平就敢去参加English oratorical contest（英语演讲比赛）？”

是高玉雯的同桌徐天虎。才到这所学校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名叫徐天虎的矮胖男生是一个标准的假洋鬼子，随便说句什么话都喜欢夹带英语单词。

田小根的脸霎时间涨得通红。

“要你管！”别人还来不及发话，高玉雯已经举起桌上厚厚的语文课本，在徐天虎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你没听莫头儿说吗？田小根的演讲稿写得一级棒，有本事你来写写看！”

“暴力婆，关你什么事呀！”徐天虎吃力地举起胖胖的双手，捂着自己的头顶，“花痴！”

“我就花痴，怎么的？气死你！”高玉雯不仅不退缩，反而高举语文书，再次对准徐天虎的头部连续出击。啪！啪！啪！徐天虎捂着头的手背上连中三招。

“My God！”徐天虎从座椅上猛然起跳，一下蹿到了过道上，手捂着头朝教室门狂奔而出，“Help me（救救我）！暴力婆发疯了！”

全教室的人，包括我和刚才涨红了脸的田小根，全部哄笑起来。这可真是一对活宝哇！

高玉雯神气地扔下语文书，走到莫欣儿桌子跟前：“莫头儿，不如把田帅哥交给我好啦，我来纠正他的读音，保证是纯正的美国纽约口音啦！”

嘿，这魔女看来真是发疯了，英语成绩全班倒数第一的人居然敢揽这活？

没想到，莫欣儿皱着眉头看看她，再看看田小根，居然开口说：“这样也好，我自己的演讲稿还没写好呢！那田小根就交给你了，你负责搞定。这可是事关班级荣誉的事情，你可要认真负责呀！”

“这个我知道！”高玉雯自豪地挺挺胸，“一周后保证田帅哥口音大改观！”

“还有，你别老是一口一个田帅哥行不？搞得真像花痴似的！”

“行行行！叫他田小根没问题吧？”

啊，怎么会这样？这两人都让人看不懂了，我看得眼睛都直了！

见田小根还想张口说什么，莫欣儿手一挥，不容置疑地说：“就这样定了！没问题的！等演讲稿背熟以后，陈老师还会请一位专业老师来给我们指导一下语调和表情！”

高玉雯昂首挺胸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今天，她穿了一套线条简洁硬朗的芭比牛仔装，梳了一个歪向一边的马尾辫，简直就像一个刚刚

出笼的馒头，浑身充满了弹力。

“看什么看？看不懂了是吧？”

高玉雯见我还在傻呆呆地盯着她看，得意地一甩她的歪马尾：“告诉你，我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说英语，我老爸老妈现在在越洋电话里也一直用英语跟我讲话呢！考试是一回事，英语口语是另一回事！你懂不懂呢？”

我朝她笑笑，有点狼狈地垂下了眼帘。说真的，我是很少这样盯着人看的，今天实在是因为一下子想不过来，所以才忘了收回自己的眼光。

说英语和考英语是两回事，这个我倒是懂的。英语考试确实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些细细碎碎的边角料一样的知识，谁搞得清楚哇？不过，高玉雯说她老爸老妈给她打越洋电话，难道她爸妈都在国外？那她跟谁在一起生活呢？这个我倒是有点不懂了。

3

今天是我值日。

别的人都是两个两个一起做值日，我因为一个人坐，所以做值日也就只有我一个人。

“这样不公平！你应该轮两圈做一次才对！”高玉雯女侠一样在我肩膀上拍一记，为我抱不平。

“没关系的。”我有些不知所措地朝她摇摇头。

她居然能当田小根的口语老师，照她的话来说，她自己也应当算是半个深藏不露的高人了。她的那些疯劲傻劲估计也是装出来的吧？

打扫卫生对我来说本来也不是什么事。在枫镇，外婆管买菜烧饭，我管扫地洗碗，我早就是一个打扫卫生的熟练工了。

“要不是我要培训田帅哥，我就陪你一起做值日了！”

高玉雯亲热的话语让我更加不知所措了。她这么对我表示友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好啦，田帅哥，哦，不对，田小根，”高玉雯吐吐舌头，“我们走吧，到枫树林里去，那里安静。今天我们把第一、二段搞定。”

枫树林？难道这个学校还有一个枫树林吗？

透过窗户，我看见他们的背影朝教学楼左手边的小道拐进去了。

等打扫完卫生，我也要过去看一看，这里真的有一个枫树林吗？那可真是太好了！

我毫不费力地做完了教室的卫生，还把班上的两块脏得不能再脏的抹布，用盥洗室里的肥皂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背上自己的书包，关上教室门，走出教学楼，拐上了左手边的小道。

天哪，这里真的有一片枫树林哪！一片小小的，由十几棵枫树组成的林子，躲在校园最深的一个角落里——树林的边缘就是学校的围墙了。这里非常安静，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声音，有一只小小的鸟儿在树枝间掠过，也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看着那熟悉的五个角的漂亮的树叶，看着叶尖上已经微微地泛出来的美丽的红色，我的心里突然涌上来一阵巨大的激动。每天在枫镇待着，每天穿行在它们之间，我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是如此喜欢这些树。现在，我才知道，它们对我来说是多么亲切呀！我恨不能一一去拥抱它们！

我真的伸出双臂，拥抱住最近的一棵树。我的手臂刚好能把它的身子圈住。我的胸口贴上去，我好像听到了它的心脏和我的心脏一样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

啊，现在，我再也不会孤单了，这里有我这么多老朋友哇！

我一棵树一棵树轮流抱过去，将站在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抱了一遍。它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抱了这棵不抱那棵，它们也许会不高兴的。

现在我相信，树和人一样，是有感情的。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怎么没见到高玉雯和田小根呢？他们不是要到这里来练习演讲的吗？难道他们已经练习完，回家了？

我抬头看看天，吓了一大跳。天色已经很晚了呀！我得赶紧回家了！

我小跑着奔出枫树林，走上了种着银杏树的校园主干道。现在校园里已经空空荡荡，看不到一个人影了。我心里有点慌起来。刚才，我洗抹布时还看到不少教室里都有值日生在折腾呢，怎么一下子全走光啦？

不对，靠近大门口的布告栏跟前还有两个人影在晃动呢。咦，那个高个子好像是田小根哪，他在干吗呢？在贴布告？还有一个人是谁？难道是高玉雯？可是这个人影好像比高玉雯矮多了。

快走到跟前了，我才看清，那个高个子果然是田小根，他正踮着脚，用蘸着水的抹布使劲擦洗布告栏上部残留的撕不下来的过期布告。而另一个矮个子竟然是那个清洁工阿姨，就是上次在教学楼楼道里我帮她拎过水，她对我说谢谢的那个。

田小根看见我，好像见到了鬼：“你……你怎么还在学校里？校园里早都已经没人了！”



“你不是人吗？”我竟然笑嘻嘻地对着他说话了。光线暗淡、空无一人的校园让我不再害羞，身上穿着和他一样的校服也让我感觉理直气壮多了。

田小根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说话，他手上拿着抹布，傻傻地怔在那里。

“这位同学，你先回去吧，谢谢你帮我的忙啊。”清洁工阿姨接过他手里的抹布，在他后背上轻轻推了一下。

哈，原来是做好事呀，做好事干吗还怕人看到？真是一个傻孩子！简直比我还傻呀！

“没关系的，马上就弄完了。”田小根回过神来了，他又从清洁工阿姨手里拿过抹布，蹲下身子到水桶里搓起来，同时扭过头来对我说，“你看到那边的布告没有？是通知参加‘家乡美’美术大赛呢。”

是吗？！我的心一下子猛跳起来。记得一个月前在枫镇中学的时候，王美人曾举着我的一幅极其夸张的人物画说过，我们就选“这位同学”的作品去参加全市中小学生“家乡美”美术大赛。虽然王美人老是记不住我的名字，不过他一直给我的美术作品最好的成绩。

这里的美术老师姓周，是一个初出茅庐，脸上长满了红灿灿的青春痘的愤青。他上课喜欢眼睛看着窗外，一副心不在焉、怀才不遇的样子，别说我了，估计班上莫欣儿、田小根这样的人物他也不认识。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兴趣告诉大家有这么一次美术大赛？

我站在对面布告栏那张巨大的红色布告面前发了一会儿呆，突然清醒过来了。

“哎呀，我得先走了，已经太晚了！”我一下子惊跳起来，匆匆忙忙地再次跑过来，跟田小根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对清洁工阿姨说了声再见，正要转身狂奔，清洁工阿姨却突然叫起来了：“咦，这个小姑娘上次帮我拎过水的对吧？”

嘿，这个阿姨的记性还真好！我只好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再次对她笑了一下。

“你们都是好孩子呀！”清洁工阿姨慈爱地看看我，又看看田小根，“谢谢你们！赶快回家吧，天都黑下来了。”

可不是，天真的黑下来了。刚才剩下的一点点天光现在也已经消失了。我跳起来就跑，也没顾上跟田小根再打声招呼，他还踮着脚在那里擦着呢！

奇怪，这位清洁工阿姨的相貌看上去真的好熟悉呀！我一边跑，一边又一次在心里奇怪地想。

还好今天公交车来得不算太晚，我只等了七八分钟就有一辆公交车靠站了。我一下子跳上去，这时才算松了一口气。

我的手机一直没响，说明妈妈还没到家呢。虽然中午的时候我给妈妈发过一条短信，告诉她我今天值日，会晚一点回家。不过现在好像太晚了，如果妈妈已经到家了，她肯定会拼命打我电话的。

车子车子快跑吧，让我比神经质老妈先到家！

4

车子一到站，我第一个跳下车，背着沉重的书包一路狂奔，奔进小区大门，奔到我们家的那幢楼房跟前，一步蹿进门洞，再一口气跑

上五楼，站在房门口喘了两口气，正要掏出钥匙来开门，这时门却突然自己开了——妈妈正站在门口！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妈妈狠狠地一把拉进了客厅里。妈妈的脸就像一座经过长久等待以后即将喷薄而出的火山："你死哪里去了？你这讨债鬼！"

不等我回答，她就扑向电话，快速揿下了一串号码："老郑，你回来吧，朵朵已经到家了！"

我呆住了：不会吧？老郑出门找我去了？太过分了吧！我不是中午给妈妈发过短信，说我要值日，会晚一点回来？而且，如果她真担心的话，怎么不打我手机？

"说吧，为什么这么晚回家？"打完电话，妈妈好像决定改变策略，她在努力压制自己的火气。

"我做值日啊。给你发过短信的。"我瞪大眼睛看着妈妈。

"做值日？"妈妈的鼻子里哼了一声，"做值日要做到这么晚？你以为我没当过学生，没做过值日？"

我垂下了眼帘。做完值日以后，我只不过到教学楼后面的枫树林子里转了一圈，在布告栏前站了一会儿，等公交车等了一会儿。这样并没有耽误多少时间。

"你给我老老实实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别想拿做值日来蒙我！这一招我熟悉得很！"

我的脑袋一下子蒙了。妈妈这是什么意思？她又在怀疑我说谎？！

“我再问你，你好端端的为什么把手机关掉？我打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妈妈的话把我吓得不轻。我根本就没有关过手机，我也根本就没有听到过一次手机铃声。

我放下一直背在肩上的沉重的书包，低下头去拉拉链，想把手机拿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突然，妈妈惊叫起来：“你头发上是什么？”

妈妈的叫声太吓人了，我顾不上看手机，一下子直起了腰。我看见，明晃晃的灯光下，妈妈的手里高高地举着一片干枯的五个角的树叶！

一片枯树叶粘在头发上需要这么紧张、这么惊叫吗？我张张嘴，正要说话，妈妈的眼光已经冷冷地在我的身上扫视了。随即，她的目光停在了我的胸前。

我低头一看，哦，糟糕，我的校服前襟那里，还有衣袖那里，都已经被枫树的树干蹭得脏脏的了，还有一些树皮的细屑粘在上面。

刚才光线已经昏暗，在赶着回家的路上，我一点也没看到衣服被搞脏了。

我伸手到胸前去拍：“是刚才在树林子里蹭脏的。不要紧，拍一下就干净了！”

“哈，在树林子里蹭脏的！”妈妈一把抓住了我拍衣服的手，她的眼睛血红血红的，差一点贴到我的脸上了，“看看，终于说实话了吧！我问你，你做值日怎么做到树林子里去了？”

“不……不是……”我结结巴巴地想要解释，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了！

妈妈一把将我的手扭到了身后：“说！你到底跟谁钻树林了？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妈妈的语调是如此阴沉、陌生，我害怕得一点也没有听懂她话里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自己被她这样扭着手臂太屈辱了，眼泪已经涌上了我的眼眶：“妈妈，我今天是做值日呀，你干吗呀？”

啪！我话音未落，脸上已经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你这个讨债鬼！竟然还在说谎！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把你给送人！”

“哎呀，你打孩子干吗？有话好好说！”老郑正好在这个时候进门了！

我捂着脸，跌跌撞撞地跑进自己的房间，啪的一声锁上了房门。

“你到底跟谁钻树林了？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捂着脸趴在被子上，我才重新想起妈妈这句话，我才终于明白妈妈这句话里包含的可怕的意思！

原来，我脸上的一巴掌是为这个挨的！

在我的记忆里，只是幼儿园的时候挨过外婆的巴掌，而且是打在屁股上。我第一次知道，巴掌打在脸上原来是这样一种热辣辣的感觉！这种热辣辣的感觉布满我的脸庞，布满我的喉管，布满我胸腔的每一寸地方！

奇怪的是，我的眼泪并没有流下来，好像眼泪一涌上眼眶，便被脸庞上那股热辣辣的气流给烤干了。

我不知道那个被我称为妈妈的女人正在客厅里嚷嚷些什么。我拿过一个枕头，用它将自己的耳朵狠狠地堵起来。我憎恨她的声音！只要一想起她说的那些话，我心里就一个劲儿地想吐！

真龌龊！真恶心！

我想起那个初潮的夜晚她的眼神，想起那一件一件可笑的老古董衣服，想起问她讨钱买文具时的难堪……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妈妈要这样对待我！

我的胸腔深处传来一阵巨大的、无可阻挡的疼痛，迟到的眼泪终于涨潮般涌出眼眶……

5

“无论面临多少苦难，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这句话是我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的。现在，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它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是的，太阳照常准时升起。

昨晚我没吃饭，没做作业，没洗漱，没脱衣服，当然更没有理会门外传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敲门声。我哭了想，想了哭，后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在想什么。最后，我累极了，就这样趴在床上睡着了。

家里非常安静，他们都走了吗？我上学要迟到了！这可怎么办？我还要不要去上学？不上学我又能去哪里？

还有，现在我的肚子非常饿，饿得我能清晰地听见它抗议的声音。

我轻轻地打开房门，探出脑袋，吓了一大跳——老郑正坐在饭桌边上，安安静静地看着我！

我没好意思再关上房门，只好傻傻地站在门口。

“去洗漱一下来吃饭吧，吃好赶快上学去。我已经替你请了一节课的假了。”

没看到那个女人，假也请好了，我在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赶紧一头钻进了卫生间。

“你妈妈错怪你了，昨晚你的手机没电了，不是你有意关的机。”我刚在饭桌边坐下，老郑就告诉我。

我一眼瞥见在饭桌角上放着的我的手机，它被充电器连在了桌子下面的插头上。

原来是手机没电了，我一点也没有注意，也一点都没有想到。

看来她昨天晚上已经翻过我的书包了。

我默默地喝着稀饭，啃着馒头，不知道该对老郑说些什么。老实说，我也不想对他说什么。

“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很老实、很本分的女孩。你妈不应该老是怀疑你，担心你。她太紧张了。”

老郑的这几句话让我蓦地红了眼眶。我喉咙发紧，鼻腔发酸，使劲地控制着就要破喉而出的一声呜咽。

“不过，妈妈毕竟是为你好。她说你自己都承认到树林子里去过了，她是担心你遇到坏人，不知道保护自己。你把事情跟妈妈说清楚就行了，知道吗？”

“做完值日后我只是去看了一下那些枫树。”我的眼泪还是没忍住，流下来了。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带，让它不要颤抖得太过分，“只有十几棵树，就在我们教学楼后面。那里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一个人。”

好奇怪呀，我怎么一下子就对老郑说出来了？他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让我开口呢？

“看枫树？你很喜欢枫树吗？”老郑递给我一张餐巾纸，他倒是满脸平和，一副处变不惊的模样。

“以前也没有觉得很喜欢，可能是因为枫镇上到处都是枫树，看惯了吧。”我用餐巾纸擦了一下鼻尖，上面挂着的不知是眼泪还是鼻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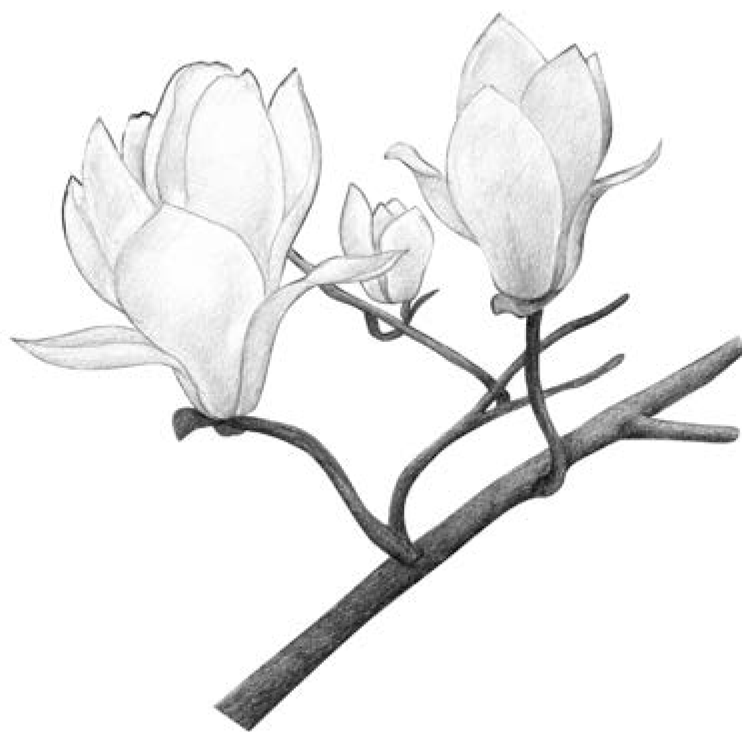
“这样啊！明白了。”老郑拍拍我的肩，“别哭了，我会跟你妈好好谈谈的。你放心上学去，好吗？”

我点点头，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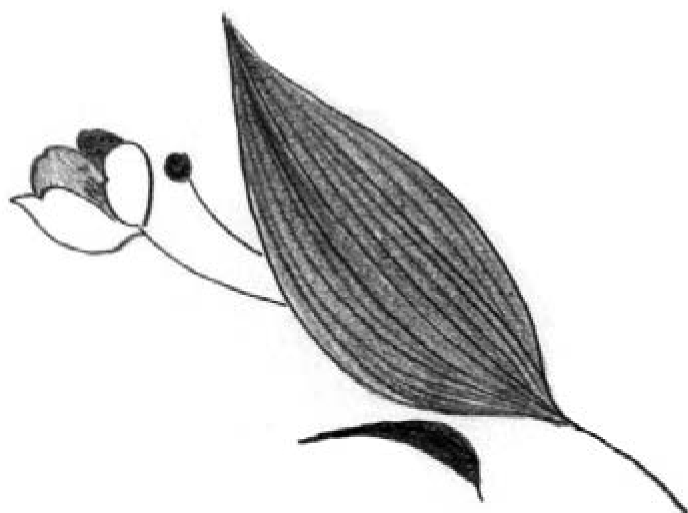
我有些喜欢上老郑了。

也许，爸爸就是他这个样子的吧？

第七章 校服“情侣装”



“你怎么啦？”田小根终于诧异地停下了脚步。唉，我怎么啦？我怎么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了！我一步跨进有点昏暗的教学楼的大门洞里，伸出手，很生气地擦掉了滚落到眼角的一滴凉凉的泪水。



1

这几天，高玉雯真可以称得上是春风得意，只要一有空，她就会走过去拍田小根的肩膀：“走，到那边去练习一下！”而田小根也特别配合，一点也不反抗地就跟过去了。

徐天虎歪在他的座位上，怪叫：“嗷！公开泡帅哥呀！”

高玉雯听到了，回过头来，朝徐天虎挥了挥她的小粉拳。不过，她的脸上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恼怒的意思。

恼的是莫欣儿，她本来正捂着耳朵在背她的演讲词，一听到这话（也不知她怎么一下就听到了），她立刻转过身来，用她气吞山河的声音冲徐天虎大吼：“嗓子发痒是吧？！嘴巴欠揍是吧？！”

徐天虎立马就蔫了。等莫欣儿回过头去老半天，他才敢轻轻嘀咕一声：“母老虎！”

估计是身边没有人好说话了，徐天虎突然转过身对我滔滔不绝起来：“我说你们女生怎么一个个都这德行啊，田小根也就是个子稍微

高一点，皮肤稍微黑一点，比较爱脸红一点，成绩稍微好那么一丁点，你们女生怎么一个个都要对着他发情啊？他也就一乡下孩子，学费都交不起的。现在倒成了天之骄子，搞什么搞！”

“我……我没有哇！”我结结巴巴地说。发情？徐天虎的话也太难听了吧？田小根学费都交不起？那他怎么会跑到这所学校来读书的？

“你还敢说你没有？”徐天虎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的衣服，“你看看你，一天到晚像田小根一样穿着一身校服！估计全校也就你们两个人在星期一之外的时间里穿校服了！别告诉我你家没钱给你买衣服啊！嘿嘿，老实交代，是不是想着要同田小根穿成情侣装啊？”

啊？！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惊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唉，你这人哪，真没劲！高玉雯可就坦白多了！”徐天虎回过头去看了看，放低了嗓音，“那孩子虽然这里简单了一点，”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不过性格还是蛮直爽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哪里像你这样，什么都掖着藏着的。”

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太有劲的人，很多事情我确实是不敢大声嚷嚷，只敢闷在心里。可是，他怎么能如此胡说八道呢？情侣装？这算是什么话！真是太过分了！

上课预备铃响了，站在外面走廊里练习朗诵的田小根和高玉雯走进教室。

“怎么样？”莫欣儿关切地问田小根。

“好多了。”田小根朝她点点头，“我现在心里比较有底了。高玉雯教得挺好的。”

高玉雯很难得地脸红了，她朝田小根和莫欣儿摆摆手，走向后面自己的座位。

这个时候的高玉雯看上去很可爱，像个小淑女似的，一点也不像是那个可怕的魔女了。

“唉，穷人家的孩子也真是可怜。学费被免了，就必须竭尽全力为学校服务，任何一次比赛都不能失误，必须获得名次才好交代。真是辛苦呀！”徐天虎一个人不知道在对谁嘀咕。

“你这个男人怎么像个三八婆呀！嘴巴这么碎！”刚刚像小淑女一样的高玉雯立刻又变得横眉怒目的。

“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徐天虎摇头又摆手，嗓门压得低低的，“我知道他是你们女生的baby（宝贝），碰不得的！”

我看着田小根的后脑勺发呆。我很担心徐天虎的话被他听到了，他一定会很难过的。我现在才知道，他原来是免费入学的。是不是因为他家是帮困对象，他的成绩又特别好，作为特招生入学，才被免去了那昂贵的学费？那么，他每天穿校服，看来真的和我一样，是因为没有其他衣服可穿了？

我的心里再次漫过一阵酸酸的潮水，不知是为我自己，还是为田小根。

2

早上起来，我看了看摊在床头的那套校服，终于一咬牙，套上了一件有一个极其夸张的大翻领和笨拙的双排扣的双层外套。这好像是我妈妈八年前当保健品推销员时穿的衣服。据说，那个时候，这种大翻领和双排扣非常流行。

比起这种可笑的大翻领和双排扣来，我更害怕情侣装的说法。现在想想，全校就我和田小根两个人穿校服，也确实是好奇怪。

“终于舍得脱下那套校服了？”妈妈见我从房间里出来，笑笑地说。

我知道她在套近乎。同时我也知道她在心里并没有完全相信我关于钻树林子的解释。我从她时不时警惕地偷窥我的目光中能充分感受到这一点。我只能遗憾地说，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知道，我的妈妈是一个有些无聊的、趣味比较低下的小市民，她根本就无法理解一个人和一片树林所可能有的纯洁浪漫的情怀。而她打我的那一巴掌，连同那种能将眼泪烤干的热辣辣的感觉一起，会一直横亘在我和她之间，成为我心中无法融化的冰垒。

“要不周末带朵朵去买套新衣服？”老郑在一边小心翼翼地提议。

妈妈非常恼火地横了他一眼：“朵朵的事情我自有分寸，不用你操心！”

老郑有点尴尬地低下头去，他的样子像一个受到责骂的小学生。

我有点想笑，同时心里又有点感动。

自从那个早上老郑陪我吃过一次早餐，听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没有大惊小怪之后，我就开始在心里狂热地重构“父亲”的形象。原来有父亲和没父亲根本是不一样的，即便是这样一个半路上任的继父，也能让人有如此温暖宽心的感觉。那么，如果我的亲生父亲还在，那又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跳上来那个仇人的样子——就是在枫镇上跟踪我的那个长着长胡子，脸色白得

不太正常的男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到他，我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和我已经逝去的父亲有某种关联。

莫非正是因为父亲的逝去和他有什么关联，所以外婆和妈妈才把他当成我们家的仇人？

我缩在保健品推销员的外套里——好像一穿上妈妈以前的衣服，我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缩起来，缩得越小越好——一路想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

等周末的时候，我要再回枫镇去看外婆；如果再碰到那个人，我就不再逃跑，我要问他一些问题。虽然问什么我还没想好，但我一定要问他，而不光是他问我——跨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已下了这样的决心。

3

“肖朵朵！”我跨进校门，刚走了没两步，身后就传来一声招呼。我扭头一看，嘿，这么巧，竟然又是田小根！

天哪，他今天也没穿校服，而是穿了一件好奇怪的蓝色上衣——赵本山演小品时经常穿的那种前襟有着四个口袋，脖子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翻领的衣服，衣服有些小，可以看得出那些扣子是非常勉强才系上的。

“你今天怎么没穿校服？”他悄悄地问我。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听见了徐天虎说的穿情侣装的事情，所以今天才特意不穿校服的。

一刹那，我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妈妈的旧衣服穿在我的身上至少还是比较合身的，而田小根，好像除了校服就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

穿。现在，因为我，他放弃了自己每天穿着的校服。

穿上这么一件赵本山小品里的衣服的田小根是多么奇怪呀！

我愣愣地看着他。

田小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拉自己的衣服：“嗯，这一阵我好像又长个了，这件衣服去年穿还好好的，现在穿有点小了。”

我回过神来，有点结巴地告诉他：“你以后还是穿校服吧。我那身校服太大了，穿着很难看。我以后除了星期一都不穿了。”我做贼心虚似的扭头看了看周围走着的人，还好，都是不认识的别班的同学。

“真的？”田小根怀疑地看着我。

“真的。我保证。”想到自己身上那件好笑的大翻领和双排扣，我再次怕冷似的缩了缩肩膀。同时，我的心里涌上来一股悲壮的感觉。

“你保证？”田小根突然笑起来了，黝黑的肤色在穿过秋天的薄雾折射过来的朝霞里放射出一层光亮，“其实，早晨刚刚走出家门，我就后悔了。”

后悔什么？我还沉浸在自己悲壮的心情里，只是抬起眼睛用眼神询问他。

“我们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胡说八道？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活在别人的话语里，那我们还怎么活？”

我一下子就忘掉了悲壮，睁大眼睛看着田小根。真没想到田小根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样的一些话语，是在那些很高深的书里面才会

出现的呀！

“所以，我决定，”田小根不笑了，他变得满脸严肃，“我明天开始还是要穿校服。你也不用管别人的说法，想穿就穿吧。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穿校服，我觉得我们的校服穿着又神气又舒服。”

“你穿校服很帅的！”我不自觉地说，用了一种很热切的口气——我好像看见了他像上次一样穿着校服，甩着长胳膊长腿的英俊模样。

“是吗？”田小根很意外地看着我，满脸的不好意思。

我回过神来，感觉一团小小的火焰一下子就从脸庞烧到了耳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嗫嚅着想解释。

真见鬼！这句话随便哪个女孩子都可以随时挂在嘴上，碰见随便一个爆丑的“青蛙”都可以随时奉上，我只是实话实说，干吗要不好意思呀！

“告诉你，我有三套校服呢，都是很新的。”田小根及时转移了话题。

我低了头不说话，心里突然涌上来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高玉雯可以随时随地叫他帅哥，莫欣儿可以随时随地夸奖他、命令他，我只不过说了一句大实话，为什么还要解释？而他呢，为什么又要表现得这么意外、紧张？用得着这么急急忙忙转移话题吗？难道像我这样一个女孩子，就没有资格，也不应该说一些这样的话语吗？！

“我的校服都是现在已经升入高中的学长送给我的，他们真好。”田小根看看我的脸，呆头呆脑地继续往下说。

我加快了脚步。

“你怎么啦？”田小根终于诧异地停下了脚步。

唉，我怎么啦？我怎么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了！

我一步跨进有点昏暗的教学楼的大门洞里，伸出手，很生气地擦掉了滚落到眼角的一滴凉凉的泪水。

第八章 孤独的公主



“是肖朵朵呀？”她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终于回过神来了，“你还没回家吗？那太好了！你陪我过生日好吗？”她一下子从石头上跳了起来。“过……过生日？”我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1

那个站在演讲台上的人是田小根吗？

他穿着一套笔挺的黑西装，打着一条鲜红的领带，短短的头发上喷了摩丝，做了一个随意而又洒脱的造型。他被一束柔和的蓝光笼罩着，神态庄严而又英姿勃发，像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耀眼的新星。

我们班全体同学坐在报告厅里自己的座位上，全部直瞪瞪地盯着他，不敢发出一点点声音——我们全体傻掉了！

当田小根开始演讲的时候，全场安静得好像没有一个人在呼吸，只有报告厅里回荡着他用标准的美式英语，激情地描绘出的那个名叫修水的小山城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我真的想象不到田小根能有这样完美的表现。

田小根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学校的代表，他与另一个班的一个女生一起，将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区里的英语演讲比赛。


d
My
i
I
Hometown
B
A

莫欣儿落选了。文章内容不说，她在仪表和嗓音的甜美上都不及另一个班的那个女生。不过，莫欣儿一点也没有流露出自己的失意，在我们走出报告厅的时候，她对田小根说：“恭喜你！”看得出她是真心实意的。

“我站在演讲台上其实非常紧张！”田小根朝莫欣儿笑笑，再朝我们大家笑笑，“我使劲控制自己的声音不要发抖，我没想到我会被选上。”

天哪，田小根好像没有说谎，他真的非常紧张！他的笑容僵僵的，好像脸上的肌肉被吓得到现在还不会动，而且，他的额头上满是细细密密的汗珠子！

“我们在下面一点也没看出你紧张。”莫欣儿代表大家说话，“你站在那里，让大家感觉非常……”莫欣儿停顿了一下，好像在选择一个适当的词语，“非常棒！”

我对莫欣儿很失望，一个“棒”字根本就形容不了田小根站在演讲台上的姿态。

“田小根！”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招呼，是高玉雯！

嘿，我们大家竟然把功臣高玉雯给忘了！不，不是我们把她给忘了，而是这一次她自己把自己藏起来了！真奇怪呀，以前无论什么事，不管与她有没有关系，她都会呱啦呱啦地掺和进来，别人想忘了她都不可能。可这一次，她怎么会到现在才想到要发声音？

“高玉雯，谢谢你！”田小根朝高玉雯回过头去，大概是感觉有汗珠子要掉下来了，他抬起袖子，想去擦一下他的额头。可是，他一看见那是陈老师给他借来的西装，不是他的校服，立刻脸红红地放下了手臂。

“给你餐巾纸。”高玉雯把整包餐巾纸都塞到田小根手里，“我有件很要紧的事找你！”

“是吗？”田小根的脸更红了。

“噢噢！”徐天虎又开始怪叫起来。别的同学面带一种心知肚明的笑容慢慢散去。

听到徐天虎的怪叫声，莫欣儿这一次没有恼火，她甚至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只是跟随大家一起散去了。

也许从这里，才能看出她的一点点失意吧。

在心里，我对莫欣儿突然有点佩服起来了。

不知道高玉雯有什么要紧的事找田小根，或者她只是要找借口敲诈田小根一下？她不知道田小根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吗？

我慢吞吞地跟在大家的后面朝教室走去，心里却恨自己的耳朵不能无限地往后延伸，好去听听高玉雯是不是又在无知无畏地找田小根麻烦。

可是，我走得再慢，也还是离他们越来越远了。我好像听到了高玉雯带着哭腔说话的声音。再仔细听一听，又好像什么声音也没有。

不管他们了！我紧走几步，从边门蹿进了教学楼。

教室里，大家都在慢吞吞地整理书包准备回家。今天下午没上课，大家都去听英语演讲比赛了，现在比平时放学的时间早了20分钟呢。

我背着书包站在教学楼门口，看看挂在西天边上的那一轮已经收敛了光芒的温情脉脉的太阳，心里突然生出来一个想法——我要去看

看我的那些朋友。

自从第一次见过它们，挨个拥抱过它们，并为它们挨了妈妈一巴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它们。这一阵子每次放学老师都拖堂，每天走出教学楼太阳都已经下山了。

今天难得这么早放学，去看看它们吧。而且还有这么漂亮的夕阳，树林一定被照得非常美丽吧！

2

一绕到教学楼的后面，前面嘈杂的人声就一点也听不到了，而且这里也基本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了。我拐上了通往枫树林的那条安静的小道，心里没来由地欢喜起来。

可是，一进入那片小小的林子，我一下子就呆住了——这里竟然坐着一个人！而且，天哪！这个人竟然是高玉雯！

今天她上身穿的是一件名牌的棒针衫，是秋季上市的最新款——我前几天刚从公交车上的电视广告里看到的，所以即使她只是背对我坐着，我也能一眼就认出来。

她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这个一天到晚疯疯癫癫、咋咋呼呼的人，现在悄无声息地坐在这么一片空无人影的树林子里，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还有，她刚才不是找田小根有事吗？田小根哪里去了？

我傻傻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叫她，还是该悄悄地离开。突然，高玉雯俯身在自己的膝盖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那一刻我真的吓坏了，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遇见了女鬼！我想悄悄地退出林子，转身回家。可是，高玉雯的哭声听上去那么可怜，那

么无助，我站在那里，迈不动脚步。

她遇到什么事情了？难道是田小根欺负她了？

再站了一会儿，我终于走上前去，站在她身后怯怯地叫她："高玉雯，高玉雯，你怎么啦？"

高玉雯吃惊地回过头来。

"你怎么啦？"我又问了一句，吓得往后退了一步。高玉雯的眼睛红通通的，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尽是泪痕，她的样子看上去和平常太不一样了！

"是肖朵朵呀？"她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终于回过神来了，"你还没回家吗？那太好了！你陪我过生日好吗？"她一下子从石头上跳了起来。

"过……过生日？"我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是呀！今天是我14岁生日，可是没有一个人陪我过生日！我本来想请田小根陪我一起过生日，可是他毫不犹豫就拒绝了！我觉得自己好可怜哪！"高玉雯扑过来，一把勾住了我的脖子，埋头在我的脖颈间放声痛哭起来。我惊慌失措地站在那里，听凭她热热的眼泪滴落在我敞开的脖颈处。

被一个同学这样搂着哭，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的心里在一瞬间迅速升腾起一股奇妙的情感，它麻酥酥地在我的全身各处穿行，一下子就赶跑了那种奇怪、惊讶和别扭的感觉，并且顷刻间在我的胸腔里聚集起巨大的能量——啊，我要尽我所能，帮助高玉雯，这个第一次这样搂着我脖颈痛哭的女孩，让她不要这么伤心难过！

现在，高玉雯已经不哭了，可是，我的眼睛里却差一点流出了眼泪。

谁能想象得出，每天穿着名牌来去如风的高玉雯竟然是一个标准的留守孩子，她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没有在她身边，她一直跟从小带她的一位阿婆在一起生活！

“爸爸妈妈到美国以后就没有回来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没有时间回来。不过，他们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这个星期是爸爸打，下个星期就是妈妈打。他们还给我卡里存很多钱呢，我用也用不完。”高玉雯一把拉过放在一边靠着枫树干的书包，打开，从里面掏出她的钱包，抽出两张卡来给我看，“瞧，爸爸的钱打在这张卡里，妈妈的钱呢，打在这张卡里。”

“他们干吗要分开给你打钱哪？”我冲口问她，心里不知道为什么酸酸的。

“哦，他们两个人不在同一座城市，我妈妈在纽约，我爸爸在洛杉矶。”高玉雯给我解释，“所以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晚上我们可以上最高级的餐厅，买最昂贵的生日蛋糕！”

“可是……”我抬头看了看天空，不知该怎么对她说。现在太阳已经整个地落下去了，只在西天边上留下几抹淡淡的云霞。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天很快就会黑下来了。

“可是什么？你也不肯陪我过生日吗？”高玉雯瞪着她那双漂亮的圆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今天阿婆走了，我都不知道一个人该怎么过。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过过生日。”

“什么？阿婆走了？”我吓了一大跳，“她到哪里去了？”

“阿婆的女儿提前生孩子，她下午就赶回老家去了！本来说是还要20多天才生的，没想到这么快就生了！在田小根刚刚演讲完的时候，阿婆给我打电话了，她要我一个人在家里待几天，她说她会尽快通知我爸爸妈妈，要他们这两天就赶回来！”

原来是这样啊!

我呆呆地看着高玉雯：“一个人在家里待几天？你怎么过呀？你一个人在家里不害怕吗？”

“我还不知道呢。”高玉雯摇摇头，“我只是着急我的生日没有人陪。以前都是阿婆陪我过生日的，她对我很好，什么都宠着我。可是现在我才知道，她的女儿比我重要多了！”

高玉雯的声音颤抖起来。

我轻轻地碰了碰她的手：“阿婆走了也好哇，你爸爸妈妈不是马上就要回来了？”

“嗯，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高玉雯立刻又眉开眼笑起来了，“本来阿婆老早就在电话里对我爸爸妈妈说，她快要做外婆了，等小毛头出世的时候，她要回去带毛头的。我妈妈一直说不着急不着急，到时再说。没想到阿婆走得这么急，我爸爸妈妈一下子还赶不回来呢。”

“飞机飞回来应当很快的，好像也就十几个小时吧。”我不太确定地说。

“可是飞机再快，他们也不可能赶回来陪我过生日了！”高玉雯一双柳眉突然竖了起来，“田小根太可恶了！我怎么求他陪我过生日他都不肯！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很讨厌我吗？”

嘿，一个男生怎么好意思单独陪一个女生过生日呢，何况田小根口袋里又不会有一分钱！

还没等我说话，高玉雯接着说："我知道他家里穷，所以我还特意告诉他我有钱，不会要他花一分钱。可是他非常非常生气，你知道他骂我什么吗？"高玉雯抬起眼睛看着我，她的眼睛里又一次盈满了泪水。

一定是骂"你这猪脑子"，我在心里说着，口里却轻声问她："他骂你什么？"

"他骂我'你这猪脑子'！"高玉雯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班上以前老有同学骂我猪脑子，我也不生气，爱骂骂好了。可田小根怎么也这样骂我呀？我说我有钱又不是要炫耀，我只是想告诉他不要担心钱的问题。难道我做错了吗？"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现在我知道高玉雯不是装天真，而是真天真。田小根虽然应当生气，但确实是不应当这样骂她的。

"你别在意，男生可能是要面子……"话还没说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我一下子慌起来，手忙脚乱地掏出书包里的手机："妈妈呀，嗯，今天下午没上课，刚刚听完英语演讲比赛呢。马上就回家了。知道了，我现在已经走在路上了。再见。"

"你妈妈的电话？她要你回家吗？"高玉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嗯。"我关掉手机，咬住了嘴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高玉雯说。

“跟你妈妈打声招呼好吧？跟她说你不回家吃饭。”

“恐怕……不行。”我移开了眼睛。高玉雯眼睛里的期待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残忍的凶手。刚才，我还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让高玉雯开心起来呢。可是，我真的没有胆量晚上不回家吃饭，我也根本没有办法让妈妈相信这样一件事——我之所以不回家吃饭，是要陪一个父母都不在身边的同学过生日。这个理由一听就像是假的，简直假得不能再假了！

我根本就不敢开口。

而同时，我发现自己也根本没法对高玉雯解释，我为什么不能陪她吃一顿生日饭！

为什么我总是会陷入这种莫名其妙的两难的境地？

我从地上拎起书包，看都不敢看高玉雯：“我家有事情。我现在一定得回家。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我背起书包落荒而逃。

高玉雯，对不起！我的妈妈真的很麻烦！

4

家里灯光温暖，饭菜飘香。我和妈妈、老郑围坐在餐桌前，共进可口的晚餐。

外婆回枫镇以后，妈妈接过了买菜烧饭的重任。我没想到妈妈烧的菜这么好吃，简直跟外婆烧的一样好吃呢。我奋力往嘴里送着香喷喷的饭菜，突然感觉，原来自己是一个蛮幸福的孩子呀！

如果让我每天穿名牌，吃美食，口袋里有很多钱，可是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那么我愿不愿意用一个神经质老妈加一个继父再加一大堆的旧衣服去换取那样一种日子呢？我用心想了一下，再想了一下，虽然我很动心，但我觉得我还是不愿意。因为我会害怕。

真的，外婆不在身边，妈妈不在身边，甚至连老郑也不在身边，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这么说来，其实我是一个比高玉雯幸福的孩子呀！我以前怎么一点也没想到呢？

高玉雯现在一个人在干什么呢？她会一个人到饭店里去吃生日蛋糕吗？我觉得她真的很可怜哪！她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赶回来呢？

“喂！你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呀？”突然，妈妈的筷子在我的碗沿上狠狠地敲了一下，“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发呆的，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啊？难道我的表情这么丰富吗？我愣愣地看着妈妈，脱口而出：“是我一个同学……”

“什么同学？男的还是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妈妈的眼睛唰地亮起来，像一头发现了猎物的狼。

“唉，让朵朵慢慢说，慢慢说！你别那么着急！”老郑赶紧打圆场。

刚刚涌上心头的幸福的感觉一下子烟消云散，我感觉万分沮丧！我打起精神，勉勉强强地告诉他们：“我一个同学，是一个女同学，今天过生日，可是她爸爸妈妈都在国外，今晚她只有一个人在家。”

“那是她爸爸妈妈的事情，要你操什么心哪！”妈妈的表情一下子放松下来，她往嘴里扒了一口饭，含含糊糊地说，“这对夫妻也真是的，怎么赶着一起出国呢？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他们也放心哪？”

我本来想给她解释，他们不是临时出国，是一直就在国外；我本来还想告诉她，我同学本来今天晚上想请我陪她过生日的，可是，妈妈往我碗里夹了一块鱼，说：“你给我少管闲事，少操闲心，快吃你的饭吧，吃完了做作业去。进这个学校，你爸爸可是花了好多钱，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让他失望啊！”

我咽了一口唾沫，将已经涌到舌尖上的话全部咽了回去。现在我在想，难道我真的比高玉雯幸福吗?

“以后跟同学再熟悉一些，可以请他们到我们家里来玩的。”老郑看看妈妈，有点底气不足地说。

妈妈不置可否。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仅仅是为了回应老郑的好意，三口两口扒掉碗里的饭，放下了筷子。现在，我的心里突然很着急，我想快点躲到房间里去给高玉雯打电话，我很想知道高玉雯一个人现在在哪里，她回家了没有。

我掏出手机，想要拨号的时候，才突然发觉，我根本就不知道高玉雯的手机号码!

是的，不仅仅是高玉雯的，还有莫欣儿的，徐天虎的，班上所有同学的手机号码我都不知道!我只有陈老师的手机号码，那是她在班上统一公布，要求每个同学都记下来的。

我握着手机，站在房间中央，感觉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好女孩，不是一个值得被别人当成朋友的人。

我回应不了高玉雯抱着我的脖颈痛哭的情意——我连一个安慰电话都无法打给她！

那一瞬间，我有强烈的冲动——给陈老师打一个电话，问她高玉雯的手机号码。

我翻出陈老师的手机号码，刚要揿下去，却又猛然停住了。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老师打过电话！何况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只是问一个同学的手机号码。特意打电话去问老师一个同学的手机号码，这样做肯定是不妥当的吧？而且，老师会知道同学的手机号码吗？

我慢慢地关上了手机盖子。

高玉雯，我只能再次跟你说对不起了，只能在心里祝你生日快乐了！

第九章 疯狂的周末



我的手机一直在我的口袋里唱个不停，我不想看是谁在拨打它。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听我的手机在周末喧闹的街头寂寞无助地歌唱。



1

终于又到星期五了，这个星期好像过得特别慢。

我早早地来到了学校——还是穿着昨天穿的那件保健品推销员的大翻领双排扣外套——我现在顾不上管穿衣的事情了，我急着想见到高玉雯，我要问问她昨晚是怎么过的，是不是一个人去吃了蛋糕，晚上一个人在家里害不害怕；当然还要向她道歉，因为不知道她的手机号码，所以没办法给她打电话；最后还要问她的手机号码，并且把自己的手机号码也告诉她。

我有些心不在焉地坐在座位上，注视着一个一个走进教室里来的同学。我的心里现在有一种惊疑的感觉——高玉雯就这样成了我的朋友吗？朋友之间是需要这样牵挂着的吗？或者，她仅仅是心血来潮，只不过是临时抓了我的差？记得我刚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天，她还那样恶魔般地对待过我呢！

还差五分钟就到上课时间了，高玉雯怎么还没来呢？她平常来得没这么晚的。

田小根急匆匆地走进教室来了，他好像是一路赶过来的，一副热气腾腾的样子。他今天还是穿上了校服。田小根穿校服真的很帅气，

他那样甩着胳膊走路的样子，让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形容词：欣欣向荣。

可是，田小根没有走向他的座位，却朝我这边走过来了！

“高玉雯还没来吗？”还没等我展开自作多情的猜想，田小根已经直截了当地问了出来。

“没。”我摇摇头，心里却并没有失望。我想起高玉雯最先是请田小根陪她过生日的。

“哦。”田小根张张嘴，想问我什么，顿了一下，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你今天还是没穿校服呀？”

我还是摇摇头，突然冲口而出：“高玉雯昨天过生日呢。”

“你怎么知道的？”田小根吃惊地看着我，一下子红了脸。

我没顾上他的脸红，急急忙忙地告诉他：“高玉雯自己对我说的。她想请我陪她过生日。可惜昨天晚上我家里有事情，我没能陪她。”

能够与一个知情人共同谈论同一件事情，我心里一下子感觉放松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在担心高玉雯呢！

“这样啊。”田小根轻轻吐出一口气，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她昨天本来也邀请我陪她过生日的，可是我正要赶去帮我妈妈干活，她说话又让我不舒服，结果我骂了她一句不该骂的话！”

田小根满脸愧疚地看着我，好像我是高玉雯似的。“刚才我在校门口一直等她，想对她说声对不起，不知为什么她到现在还没来。”

是呀，马上就要上课了，高玉雯怎么还不来呢？

徐天虎在最后一分钟蹿上了座位。他每天都是这样。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徐天虎对着我们怪叫，“嘿嘿，那个暴力婆今天怎么还没来？Is she late（她迟到了吗）？”

我跟田小根都毫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

上课铃在这时准时响起来。

“My God，乡亲们造反了！”徐天虎吃惊地看看我，再看看田小根冲回座位的背影。

2

高玉雯出事的消息是下午放学的时候才传到我们耳朵里的。

陈老师正在布置家庭作业，教导处的一位老师慌慌张张地推开教室门，问陈老师：“高玉雯是你们班学生吗？”

陈老师的脸色一下就白了：“是。有她的消息吗？”

从上午第一节课以后，陈老师就一直试图联系高玉雯（手机号码是从徐天虎处问来的，她果然没有高玉雯的手机号码）。可是，高玉雯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而家里电话又一直没人接。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来上学，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从陈老师打第一个电话开始，我的一颗心就好像被一根钢丝拴着，吊在了半空中。随着一节课又一节课过去，高玉雯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我的心也感觉被拴得越来越紧，紧得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中午放学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跑过去找田小根。田小根的脸色一看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一看见我，还没等我说话，就站起来说：“我们去找陈老师吧。”

我们找到陈老师，把高玉雯家里的情况对她说了，还说昨天晚上她可能一个人出去过生日去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陈老师一听，立刻报了警。

下午放学的时候，警察的电话打到学校来了。原来，高玉雯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在路上被两个小流氓拦住施暴，高玉雯竭力反抗，被他们捅了一刀，他们把她的书包洗劫一空后逃离。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高玉雯幸好被路过的巡逻警察发现，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教务处的老师话还没说完，陈老师就一把推开她，跌跌撞撞地跑出了教室。田小根脸色惨白地看了我一眼，紧跟在陈老师身后跑了出去。我昏头昏脑地紧随在田小根身后，也跟着他们跑起来。

医院的特护病房里，高玉雯躺在雪白的病床上，头发凌乱，双目紧闭，煞白的脸上有横一道竖一道的抓痕。一根长长的滴管垂挂在床头，里面正在缓慢地滴着触目惊心的鲜红的血液。

我浑身颤抖着轻声啜泣起来。田小根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肩膀。

“你是老师还是家长？”一位警官皱着眉头轻声问陈老师。

“我是老师，”陈老师的声音紧张得直发抖，“她的家长都在国外。我马上来联系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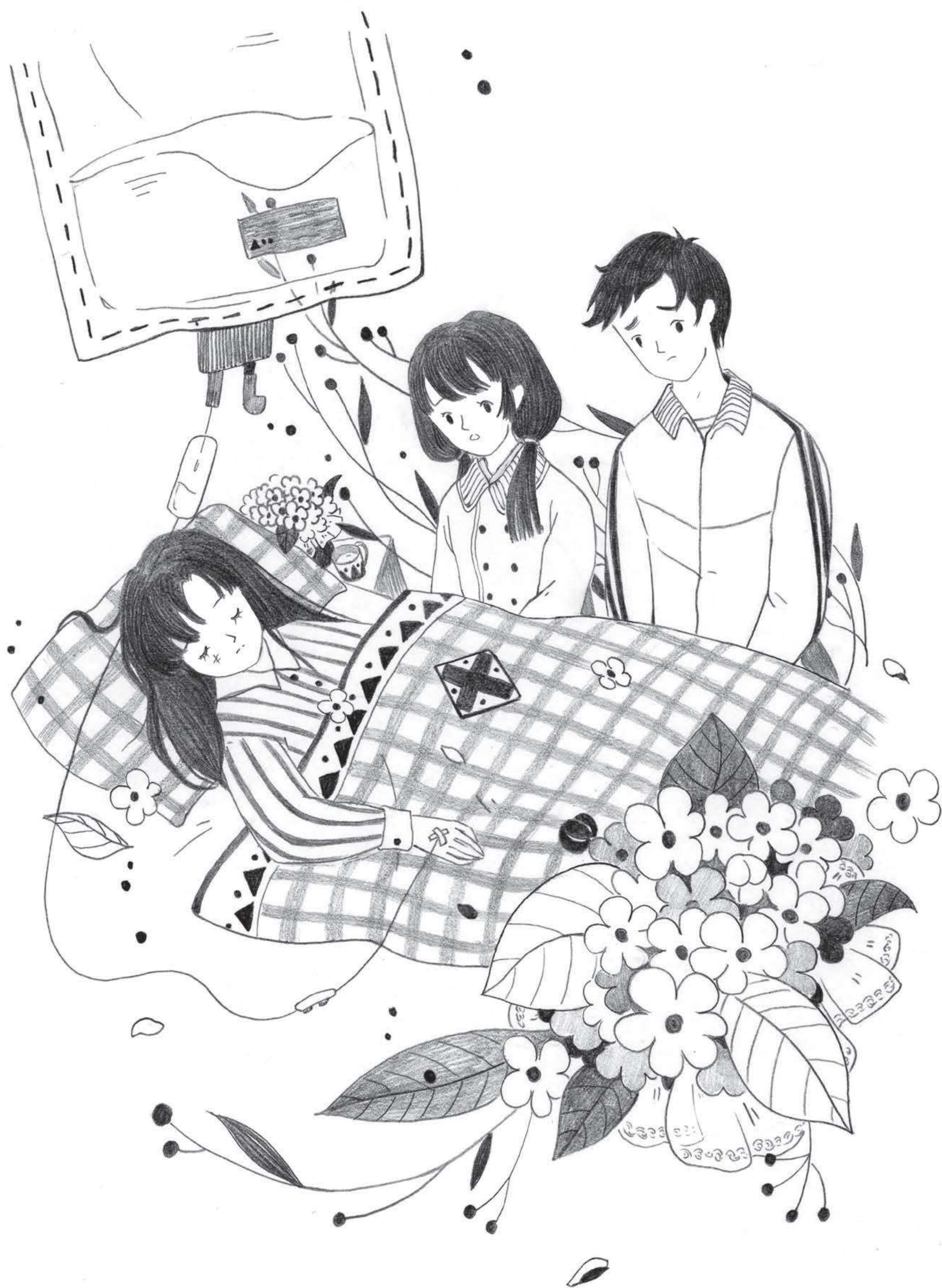
“都在国外？这家长是怎么当的？太不像话了！”警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的手机突然炸弹一样响起来，我吓得捂着口袋一下蹿到了走廊里。

“你怎么还没回家？都几点了知道不？！”是妈妈！

“妈妈，我们同学出事了！”我对着话筒大哭起来。

“你们同学出什么事了？是你惹出来的？”妈妈在电话里厉声喝问。是我惹的吗？是我惹的吗？当然不是我惹的。可是，如果昨天晚上我陪高玉雯去吃了晚饭，吃完饭早早地让她回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可是，我却因为害怕跟妈妈解释不清楚而拒绝了她！



也许，我就是罪魁祸首！

在电话里，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更大声地哭泣。

“你先回来再说，立刻，马上！”妈妈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3

病房里好安静好安静啊，安静得好像能听到血液滴进高玉雯身体里的声音。

我和田小根坐在病床一侧，一声不出地看着高玉雯静悄悄地躺在那里。

这么长时间了，她为什么还是一动不动呢？她是一直在睡觉，还是根本就不愿意睁开眼睛来看我们一眼？

不知道陈老师有没有联系上她的爸爸妈妈。他们为什么跑到国外去，却要把她一个人扔在这里？

病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是陈老师回来了。她的手上拎着两袋小包子。

“饿了吧？先填一下肚子，赶紧回家去吧。别让家长担心。”陈老师递给我们一人一袋小包子，“趁热吃。”

我和田小根机械地接过，田小根没忘了说一声：“谢谢陈老师！”

“好了，赶紧走吧，天早就黑了。明天莫欣儿、徐天虎等几个同学会过来值班，你们就不用再过来了。高玉雯的爸爸妈妈明天也会赶回来。”

我们刚刚走到门口，陈老师却又赶过来：“你们还是打出租回去吧，已经这么晚了，万一路上再出点什么事，我真是担待不起啊！就用我的交通卡吧，田小根先送肖朵朵回去。”

陈老师不由分说，塞了一张交通卡给田小根，然后挥挥手，返回了病房。

我们默默地走到医院门口，田小根有点别扭地伸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坐了上去。

这时我才想到了我的手机，我赶紧将手机打开。

刚才，陈老师回学校去查家长联系簿，打国际长途，要我和田小根守在高玉雯病房里。我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在医院陪同学，要稍微晚一点回家，请他们一定放心，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就关了手机。我怕吵到高玉雯，当然更怕妈妈没完没了的电话追击。

一切等回家再说吧。事情总能说得清楚的吧。

没想到刚一打开手机，妈妈的电话就进来了：“你这个讨债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家？为什么关手机？你到底在外面干什么？！”

妈妈的声音太响了，震得我的耳膜嗡嗡作响，我担心田小根都听到了。我赶紧告诉妈妈：“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马上就到家了。回家再说好不好？”然后，我就挂了电话。

我突然想起来，应当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田小根。田小根很认真地从书包里掏出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了我的手机号码。

“对不起，我还没有手机。”记完了，田小根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

“没关系的。”我摇了摇头。

几分钟以后，车子停在了我家小区门口。田小根坐在外面的座位上，他走下车去好让我出来，我下了车以后，他站在车门口跟我说了声再见，我也跟他说了声再见，然后他重新坐回到车子里。车子开走了。

我转过身去，突然吓得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妈妈正一声不响地站在我的身后！

我还没开口叫出来，妈妈突然一个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你居然坐出租车回来！还有男人送你！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成天说谎骗人！你是不是想活活气死我呀？！”

那股深刻心头的热辣辣的感觉，又一次炸弹一样在我的脸上和胸间轰然炸响，那块横在心间的冰垒顷刻间被烧成了一股汹涌翻滚的沸水——我狂怒地抓住对面那个疯狂的女人重新伸过来的手，将她猛地往后一推：“你有毛病啊！”

她一踉跌坐在地上。

我愣了一下，转身就跑！

4

周末夜晚的街道流光溢彩，人潮滚滚。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一个背着书包、裹在一件大翻领双排扣的奇怪外套里的流着眼泪的女孩。霓虹灯忽明忽暗、忽红忽绿，不知道我脸上的泪水是不是也被映照得五光十色、多彩多姿？

在妈妈的眼里，我是一个多么肮脏的女孩呀！

为什么我的亲妈一定要把我看成那么肮脏的一个女孩呢？为什么她从来就不肯相信我说的哪怕半句话呢？我是她亲生的女儿啊！有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手机一直在我的口袋里唱个不停，我不想看是谁在拨打它。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听我的手机在周末喧闹的街头寂寞无助地歌唱。

“小姑娘，你怎么一个人逛街呀？”

我恍恍惚惚地停下脚步，抬起头来。

一个头顶半秃的男人正站在我的面前，他的眼睛在闪闪烁烁的霓虹灯里闪着奇怪的光亮。

“你哭啦？遇到什么伤心事啦？我来帮你好不好？”半秃顶男人的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

我的心一下子收缩起来，我突然想起了高玉雯。难道我也遇到了——流氓？！

手机又一次在我的口袋里唱起歌来，我一把抓出来，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盖子：“喂？”

半秃顶男人的手放了下去，却仍站在一边眼光闪闪烁烁地看着我。

“朵朵，你在哪里？”是老郑！

“我在这里！”我大声叫起来，恨不能用声音将半秃顶男人炸开。

“这里是哪里？”电话里，老郑的声音焦急万分。

这份焦急一下子击中了我心房的某个角落，我再一次泪水盈眶。这里是哪里？我抬起头来，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了我头顶上“新华书店”那四个永远不变的字体和它隔壁永和豆浆大大的店名。

“我在新华书店和永和豆浆这里。”我的声音被泪水浸泡，变得轻轻的。

半秃顶男人的眼光掉开了，他饶有兴味地打量新华书店玻璃墙上贴着的一张《谢天谢地来啦》的图书招贴画，那上面画着一对双胞胎小姑娘正在闹别扭。

“我知道了。你站在书店门口不要动，我马上过来接你！听到了吗？不要动！”

老郑的声音里充满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我不由自主地说了声：“知道了。”

“怎么啦，男朋友来接你了？”半秃顶男人笑嘻嘻地问我。

我心里突然不再怕他了，我告诉他：“我爸爸马上过来接我。”

说完这句话，我的心里倏然漫过一股奇异的温暖，我的心房都有点微微地颤动了！

“你爸爸过来接你呀？”半秃顶男人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收敛了，他朝我身后看了看，突然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

“爸爸”这两个字原来有这么大的威力！

我站在《谢天谢地来啦》的图书招贴画跟前，看着一个一个过往的行人。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爸爸”这个词带给我的那种心

房温暖地颤动的感觉。原来有爸爸的感觉是这样的呀！它和有妈妈、有外婆的感觉一点也不一样！

老郑过来了！

老郑是跑着过来的，他跑步的样子有点难看，好像重心不稳，马上就要往前栽倒的样子。

“朵朵！”老郑喘着粗气停在了我的跟前，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你真在这里！快点跟我回家好吗？你妈妈都快急疯了！”

“妈妈”这个词让我心里那种奇异的感觉顷刻间烟消云散，我的嘴角浮起一丝笑容。哈，她有什么好急的！反正我又有出租车坐，又有男人送！

“朵朵！”老郑很严肃地看着我，“上次我跟你说过有什么事要跟妈妈说清楚，你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跑了呢？你不知道大人会多么着急吗？”

“她打我！”眼泪很不争气地一下子奔涌而出，我生气地瞪大眼睛，咬住了嘴唇。

“她又打你？”老郑惊讶地看着我。

我低下头。她岂止是打我，她的那些话语更伤人！

委屈的大潮铺天盖地地将我淹没。大颗大颗的眼泪跌跌撞撞地从我的脸颊滑落。我不想再控制了，就让它们当着他的面稀里哗啦地滚落好了！

“唉，我说……”老郑正要伸手过来扶我，他的手机响了，“对，我找到朵朵了，我一会儿就带她回家。你放心吧。”

“我不回家！”我突然对着老郑凶猛地叫起来。

“不回家你要去哪里？”老郑温和地看着我，伸出一只手拍拍我的背，另一只手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我。

我接过纸巾，却没有心情抽出来用。我用保健品推销员的衣袖狠狠地擦了擦眼泪，突然想起来：“我要去枫镇！”

老郑沉思地看着我，老大一会儿以后，他终于说：“好吧。你到枫镇去陪外婆过周末也好。知道吗？外婆知道你一个人跑了，在电话里把你妈妈骂哭了。”

是吗？外婆居然敢骂妈妈？以前从来都只有妈妈骂外婆的！

看来外婆对我还是很好的呀！

我的心情一下子好了不少，我终于可以控制我的眼泪了。

老郑伸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我吓得张大了嘴巴。难道老郑要我坐出租车去？那可得100多元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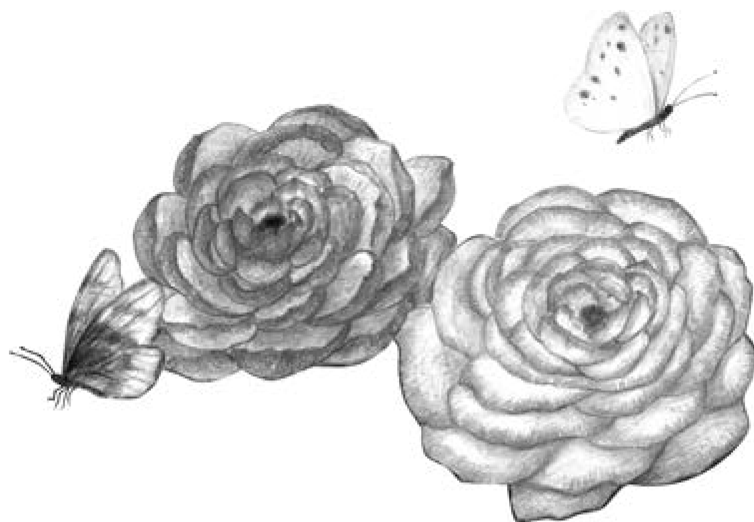
“我不能送你去了，你就坐出租去吧，你一个人坐公交我不放心。”老郑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塞到我手里，“知道吗？你可能把你妈妈的尾骨弄裂了，她痛得要命。我现在要回去照顾她，明天还要带她去医院拍片子。”

什么呀？！我吓得嘴巴张得更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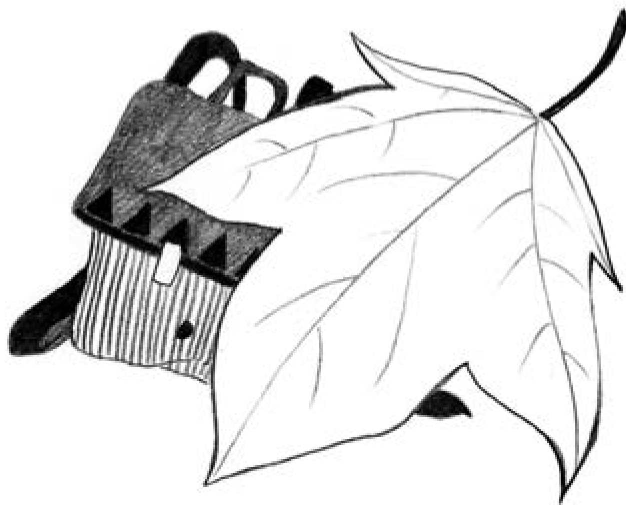
还没等我问话，老郑已经将我塞进了出租车，对司机交代了几句，啪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出租车载着我飞快地朝枫镇驶去。

第十章 我的爸爸原来是他



我躺在床上，一夜倾听着风走过树林，带走树叶的声音。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风声小了下去，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早上醒来，头痛欲裂。

昨晚刮了一夜的秋风，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刮下了满地的落叶。

我忍住头痛爬了起来——只要醒了我就躺不住，会觉得浑身难受——打开了家门。

啊，外婆家门口的两棵枫树底下，真的躺着一大片被秋风刮下来的已经干枯了的树叶。不过，那些婀娜地伸展开的树枝上，还是层层叠叠地缀满了五角红叶，它们在仲秋充满雾气的早晨，朝气蓬勃地舒展在空中，令人看了就忍不住满心欢喜。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充满着枫叶气息的空气，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一直紧绷着的头皮好像也松了开来，没有那种拉得紧紧的闷痛的感觉了。

昨天晚上，我一进家门，外婆就一把将我抱住了，可是紧接着，她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两巴掌！

不过，外婆的打和妈妈的打是不一样的，打在屁股上和打在脸上也是不一样的。外婆虽然咬牙切齿，她的巴掌落在屁股上却一点也不痛，相反，它甚至让我想起了幼儿园时期的顽皮快乐时光。我想跟外婆说说这种感觉，以化解她这两巴掌打下来的尴尬，却发现外婆已经泪流满面了！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让人不省心哪！你知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在晚上乱跑有多危险哪！”外婆一边哭，一边又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下，“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以前你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跑出去……”外婆抱住我，号啕大哭起来。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简直吓坏了。长到这么大，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外婆这样号啕大哭的样子。外婆的哭声里充满着恐惧和无助，令我

深深地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和自责。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会惹得大人们如此惊慌失措！

而且，外婆的话里面是什么意思？以前妈妈也这样一个人跑出去？她遇到了什么？难道妈妈也像高玉雯一样遇到了可怕的事情？

可是，接下来的时间里，只有外婆问我的话，我想问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外婆唠唠叨叨地问我为什么会坐出租车回来，问我为什么要关手机，问我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外婆的问话跟妈妈一点也不一样，妈妈还没有问就不打算相信我，或者她根本就不打算问，她的心里全部有自己的答案。而外婆的问话让我相信，我说什么外婆都会仔细听着，并会好好地相信我。我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讲给外婆听，我特别重点地告诉外婆，那个送我回家的人不是“男人”，他只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副班长。他只是奉老师的指令送我回家，因为怕我像高玉雯一样出事情。

“你看看，你看看，一个女孩子晚上在外面跑多危险！哪个时候都是这样！你妈妈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我赶紧抓住外婆的话：“我妈妈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妈妈也像我同学一样遇到了流氓？”

“别瞎问了！”外婆刚刚恢复一点血色的脸一下子又变得惨白，“反正你要记住你妈妈不容易，她是真心想对你好的，可能她的方式不对，你一定要原谅她！不要计较！”

“不要计较！”我气愤地叫起来，那受辱的一幕一幕像快速镜头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飞速掠过，“她一天到晚把我当小偷一样，一天到晚把我看成坏女孩，你要我怎么样不计较？除非我是一个死人！”

“你这孩子又乱说话！”外婆非常生气地瞪了我一眼。

“我不想跟她住在一起。”我抓住外婆的手，恳求地看着她。这是我在出租车上就想好的问题。我真的不想再跟妈妈住在一起了，我没有办法让她相信我，我也想不通她为什么要把我看得那样坏。我只有逃离。

“那不行！”没想到外婆一口就回绝了我，“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妈妈不会同意你跟我再待在一起的！何况，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你弄进了那么好的一所学校，你不知道那所学校很多人想进都进不去的！”

我没顾上管学校的事情，我也不想考虑那个问题，我揪住外婆的衣袖，很气愤地问她：“为什么妈妈不同意我跟你待在一起？她有什么理由？她觉得自己比你好吗？”

我突然想起我来初潮的那个春天的夜晚，妈妈在给我找出了一大堆她的旧衣服后，曾这样说过：“我会尽快想办法把你接到我身边去的，外婆已经带不了你了。”

当时我被妈妈的眼神吓住，被那一大堆古董般的衣服吓住，根本就没在意这句话。而没过多久，妈妈就定下了对象，结了婚，真的把我接到了她身边！

原来妈妈是故意不让我跟外婆待在一起的！她难道能比外婆做得好？见鬼吧！

——可是，外婆神情古怪地看着我，轻轻地说：“你妈妈确实比我好，她每时每刻都把你放在心上。而我，当初不是一个好妈妈。”

外婆说完这句话，再也不理我，自己一个人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我的小房间。

我坐在床上，愣愣地看着外婆突然间矮了一截的背影，一动也不敢动。

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一夜倾听着风走过树林，带走树叶的声音。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风声小了下去，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我失眠不光是因为外婆这句话，还因为她哭着说以前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跑出去的那句话。我不知道妈妈以前究竟发生过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她肯定发生过什么，而外婆负有很大的责任。是不是因为这样，妈妈和外婆之间才老是要吵架？而外婆也才老是要让着妈妈？

另外，我还一直在想着老郑的话。老郑说，我可能把妈妈的尾骨弄裂了。我想起自己狠狠地推了妈妈一把，使得她一下子跌坐到了地上。难道，妈妈的骨头真的被我弄裂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2

“朵朵，外婆去买菜，你千万不要出门去呀，就在家里待着，做作业、看电视都可以，把门关好，有人来敲门也不要开，知道了吗？”外婆拎着马夹袋站在门口，认真地这样叮嘱我。

“知道了。”我坐在饭桌边，往嘴里扒着最后一口稀饭，心里涌上来一阵莫名的激动和紧张。

——我想起了那个人，那个长着长长的胡子，脸色白得不正常的男人。

我这时才想起来，本来我是准备这个周末到枫镇来找他的，我想问他一些问题。我觉得他可能跟我爸爸的去世有什么关联。可是，高

玉雯的事情、妈妈的耳光、外婆的话语……这么一大堆的事情让我把那个奇怪的男人忘得一干二净！

看着被外婆关上的房门，我的心里一阵猛跳。

那个男人肯定还在枫镇上！不然外婆不会这样交代我不要出门去的。我出不出去呢？出不出去呢？

我抓过一张餐巾纸，我本来是要拿它去擦嘴巴的，但却没有去擦嘴巴，而是拿在手里，一小片一小片地撕着。

我出不出去呢？出不出去呢？要出去现在就得出去，等外婆买菜回来，我肯定就出不去了！

那个男人究竟是谁？他跟爸爸有关联？或者，跟妈妈有关联？我突然想起来，那天在枫树林里，他问我妈妈是不是叫肖艳艳的时候，眼睛里跳荡着一种——灼热的情感！

难道，难道……

我被自己突然而至的想象吓得一下子惊跳起来。我看着手上剩下的半张像狗啃过一样的餐巾纸，在心里做着最后的挣扎。

我只是出去，并不是去找他——我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只是出去，看看枫树叶红了没有。我还想画一幅《枫镇秋景图》参加中小学生“家乡美”美术大赛呢！

我终于从饭桌边站起来，扔掉手里的半张餐巾纸，打开门走了出去。

刚刚拐过街角，还没进入那片凹进去的枫树林，我一下子就站住了——那个男人，正站在枫树林的边上，看着我。

“我一直留在枫镇等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他在清晨的阳光里朝我微笑。

他的笑容让我有一种久违的熟悉的感觉。

3

我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我是一个软弱胆小的人，我没有勇气离家出走——相信有过我这样多的遭遇的女孩，一定早就离家出走了吧？而我，挨了第一巴掌只是躲在房间里不吃饭；挨了第二巴掌只是跑出去了半小时不到；而现在，在得知了这样可怕的真相以后，我也还只是躺在家里。我只是拒绝进食。我希望能够从外婆嘴里再一次听到原原本本的事情的真相，我希望她能够代表妈妈给我一点解释。

这么多年了，我的外婆和我的妈妈居然一直把这么可怕的事情瞒着我，她们联手欺骗我，她们把我当成了一个大白痴！

“你要么是O型血，要么是B型血，我说得对不对？因为你妈妈是O型血，我是B型血。”那个奇怪的男人站在红了一半的枫树斑驳的阴影里，用那样一种你无法不相信的神情看着我，他的眼睛里噙着亮晶晶的泪花。

我的心颤抖起来。我是B型血。

我曾问过外婆：“为什么你和妈妈都是O型血，而我却是B型血？”外婆说：“傻孩子，你随爸爸呀！你过世的爸爸是B型血。”外婆还说：“你不要去问妈妈呀，她会伤心的。”

“你是4月20日出生的对不对？你出生的时候我虽然已经被关进去了，但我家里的人知道，我们镇子上的人也都知道——你们家以前不

在枫镇的，是你三岁上幼儿园的时候才搬过来的。”

是的，我的生日是在4月20日。小时候，外婆曾经告诉我，这个季节的花儿开得最好看，所以就给我取名叫朵朵了。

可是，我们家以前在哪里呢？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在监狱里被关了整整十年！当然，我不怪你妈妈，也不怪你外婆，是我自己不好！可是，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喜欢你妈妈，非常非常喜欢！那个晚上，你外婆打麻将输了很多钱，不知怎么把你妈妈骂哭了，她就一个人跑出来找我玩。那个晚上，我偏偏多喝了一点酒，我为这一点酒精付出了整整十年的青春！”

头晕。我昨晚几乎一个晚上没睡觉，难道我现在是在梦游？

我使劲地咬了咬嘴唇。

“你不是在梦游，孩子，这一切都是真的！相信我，我真的是你爸爸！14年来，爸爸一直在想象着你们母女的生活。爸爸本来是不想来打扰你们的，可是，听以前的老邻居说你妈妈生活得非常困苦，一直在外面打短工，因为拖着一个孩子，也一直没成家。爸爸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这里来的，爸爸家里以前是比较富裕的，爸爸只是希望能帮帮你们！”

“爸爸”这两个字像一记重锤，一下子敲打在我的脑壳上。我突然眼前一黑，软软地倒在了身后一棵大枫树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躺回到外婆家自己的小床上的。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了外婆和那个自称是我爸爸的男人俯下来的焦急的脸庞。

“现在请你离开好吗？！”外婆一看见我睁开眼，就哭泣着对那个男人说。她的声音里裹着一种很深的伤痛和无奈，我听了都想为她流泪。

男人默默地看看我，看看外婆，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了。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第一句话就开口问外婆。

外婆没回答我，她只是端给我一碗冒着热气的蜂蜜水：“先把蜂蜜水喝了。”

我扭过了头不喝，我问：“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外婆还是没回答我，她放下蜂蜜水，说：“现在不想喝就先睡一会儿，外婆去给你熬鲫鱼汤喝。”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冲着外婆踉跄的背影狂怒地大叫：“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4

我没有睁眼，但我知道黑夜已经降临了。我又听见了风开始在树林里哗啦哗啦走过的声音。

我知道外婆一共端了六次饭菜过来，冷了她端回去，热好再端过来。外婆还带给我一个消息：妈妈的尾骨末端裂开了一条小缝，需要卧床静养三个月才能重新长好。所以她和老郑都来不了枫镇，要我好好听外婆的话，不要任性，到星期天晚上再跟外婆一起回市区的家。

我很惊异我的心里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内疚和恐慌。我的内心正在慢慢地、慢慢地蹿起一股小小的火焰，这股小小的火焰粘连起一个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终于越烧越旺，越烧越旺！

——哈哈，我终于明白了，我那一天到晚一本正经的妈妈原来是一个少女妈妈！而成天裹在旧衣服里面的我原来是一个私生子！我那本来以为早已去世的爸爸呢，原来是一个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年的强奸犯！

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

啊，这真是一股邪恶的火焰，它噼里啪啦地在我的五脏燃烧，在我的四肢燃烧，在我的喉咙里和额头上燃烧，它还在我的嘴唇上燃烧呢，我知道我的嘴唇已经烧得起小泡泡了。我伸出火苗一样的舌头舔了舔那些小泡泡，它们立刻火烧火燎一般痛起来了。

烧吧烧吧烧吧烧吧，把我的脑袋烧成灰，把我的心也烧成灰吧！

啪的一声，电灯打开了。

“啊，朵朵呀，朵朵呀！你怎么啦？你在发高烧哇！老天爷，孩子并没有错，为什么要让孩子受罪呀！”外婆扑过来抱着我，号啕大哭起来。

我一把推开外婆。“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问话的声音变得这么阴沉，这么奇怪，连我自己都听不出来这是我在说话。

外婆的哭声一下子没了，房间里瞬间静下来。我又一次听到了风在树林里走过的声音。

“好吧，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外婆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吧。”外婆的声音同样让我吓了一跳，让我听了再一次想流眼泪，可是，我的眼睛里也有火焰在烧着，它很快就将眼泪烧没了。

“不过，你得先喝点水，吃几口稀饭。不然外婆一直提心吊胆，没办法讲这个故事。”

我马上抬起半截身子，张开了嘴巴。

我吃下去半碗稀饭。

外婆重新将电灯拉灭了。她坐在浓浓的夜的阴影里，拉着我的手，慢慢地给我讲起来——

唉，你妈妈像你这般大的时候哇，是一个精灵活泼的女孩子，又会说话，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胆子又大，脸上的两粒小酒窝一跳一个新鲜主意，每一个人，包括老师、同学、邻居，都喜欢她。

你外公很早就过世了，给外婆留下一点家底，外婆不用上班也足够供养你妈妈读到大学毕业。可是外婆千不该万不该，在两个老邻舍的撺掇下迷上了打麻将。从此，外婆就天天吊在麻将桌上，没时间顾家，也没时间管你妈妈。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你妈妈已跟社会上一帮青年混在一起玩了，只知道她一天到晚问我要钱，一会儿说学校要买参考资料，一会儿又说校合唱队要买演出服装。有时外婆问她怎么老要用钱，她就扭着身子撒娇，或者编出更多的谎话来骗外婆。总之，你妈妈总有办法让外婆相信她。她还经常放学以后很晚才回家，外婆有时候想起来问一声，她就会说她值日，或者说老师拖堂。外婆那个时候昏了头，根本也没想到要去追问一下她说的是不是真的。直到有一天，外婆发现外公留下来的存折上的钱已经被赌光了，而你妈妈，在快要高考的时候突然赖在家里不肯去上学了，外婆才从麻将桌上醒过来——那个时候，你妈妈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

我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浑身颤抖着抓紧外婆的手——妈妈怀上的那个孩子，难道就是……我？

黑暗中，外婆轻轻点着头，将我一把搂进了她的怀里。

我又一次坐在河浜边凹进去的那片枫树林子里。

今天是星期一，到处都看不到一个人影。人们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去了。

我身体里的火已经熄灭，只剩下一些余烬。它们慢慢地在我的身体里散发着余热，令我感觉非常疲倦。

可是，我不想再躺在床上了，我都已经躺了整整两天两夜了。我爬起来，小心地卷好摊在桌上的一张画纸，拿了一盒油画棒，对外婆说："我出去晒晒太阳。"

"出去晒晒太阳也好。"外婆试试我的额头，"还有一点点热度。注意不能在外面坐久了。"看看我手里的画纸和油画棒，外婆又交代，"如果要画画，自己更要注意时间，顶多一个小时就要回来的。"

我朝外婆点点头，慢慢地走出了家门。我拿上画纸和油画棒也不一定就是要画画，更多可能是一种习惯吧。

太阳光真好哇，它那么慷慨地洒在我的身上，好像在试图帮我将疲倦赶跑。

我坐在林子朝南的一边，让太阳一点也不被遮挡地照在我的身上。我把自己身体里的疲倦赶出来，把外婆的话也赶出来，我让它们都好好地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前天晚上，外婆的故事很长很长，外婆的解释也很长很长。

外婆说，后来妈妈高中都没能毕业，为了生活，为了我，她吃了很多很多苦。

外婆说，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错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外婆为此付出了代价，妈妈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只是妈妈为她姑娘时代的错误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这是不公平的，所以老天爷后来过意不去，才把老郑这样一个好人送给了妈妈。



外婆说，老郑多好哇，不仅对妈妈好，对我好，对外婆也好。他答应会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外婆说，妈妈其实十多年前就可以嫁出去的，而且对方条件非常好，可是对方要求把我送人，不许妈妈带着我一起嫁过去，也不许留在外婆身边。妈妈想了一个晚上，放弃了这样一个过好日子的机会。

外婆说，朵朵呀，你别怪你妈妈给你穿旧衣服，不给你用钱，还一天到晚对你疑神疑鬼。那是因为她被自己的过去吓坏了，吓得没了脑子，没了信心，所以她才会这样不近情理地对你呀！你知不知道？你不要怪你妈妈，好吗？也别去计较她姑娘时候的事情，那主要是外婆的错，不是你妈妈的错。你妈妈当妈妈比外婆可强多了。可是你为什么一直不肯接你妈妈的电话呢？你妈妈都已经两个晚上睡不着觉了！她的骨头也痛，心里也痛。你现在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你要体谅一下你妈妈，知道吗？

我身体里的火焰就在外婆的这些长长的浸着泪水的话语里慢慢地、慢慢地熄灭。

可是，那些余烬却还是在身体里顽强地四处蔓延。只要一想起妈妈才17岁就被迫成了我的妈妈，而那个给了我生命的男人却因此成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强奸犯，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无法言说的难堪、屈辱和愤懑。

我只是这样一个不光彩的生命，无权申诉，也无处申诉。

啊，其实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想的，为了我这条生命，外婆和妈妈遭尽了白眼，吃尽了苦头。为了躲避人家的流言蜚语，也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地长大，她们甚至卖掉了外公家里祖传的老房子，从城市东北角的一个镇子搬到了城市西南角的一个镇子上；她们编造了一套谎

话，也只是为了防止我去寻找爸爸。妈妈对我的那些防范、猜忌和戒心，也确确实实是她责任心的不恰当的表现。

真的，这些东西我都懂，都能理解。可是，它们还是抵挡不了我心里的难堪、屈辱和愤懑。

所以，我不愿接妈妈的电话。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真的，我想不出来该对妈妈说些什么，我也想不出来妈妈会对我说些什么。我弄得她骨裂了，我是不是应当对她说一声对不起？而她给了我这么奇怪的一个身世，她是不是也会对我说对不起？不论说什么，在我的想象中都是非常难堪而奇怪的。

我的手伸进口袋里去，摸出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一张写有手机号码的便笺，一样是一张里面有十万元存款的银联卡。

这两样东西当然是我那个突然冒出来的长胡子爸爸给我的，手机号码属于他的手机，他说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他的手机永远不关机，也永远不换号码。银联卡里面的钱是他给我上学和画画用的费用。他说如果我考取了大学，他会另外再给我学费，他还说他希望我到时候考美术学院，他说他看过我的画，画面构图和颜色的处理都非常有感觉。

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两样东西。我也还没想好，如果我接了妈妈的电话，是不是要告诉妈妈这件事情呢？

唉，不想这些了，还是画一会儿画吧，秋天里那些浓烈的颜色能让我的心情愉悦起来。

我拿过放在一边卷成圆筒状的画纸，慢慢地打开来。

这幅画就是我最喜欢的那幅有着沧桑，却又充满生命力的枫树干的没有完成的秋景图。这幅画在上次我被那个长胡子爸爸突然抓住跳

起来逃跑的时候掉在了地上，长胡子爸爸捡到后，很仔细地保管起来，一直到这次还给我。他说他看过我的画，就是指看过这一幅。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那张海报，那张贴在校园入口处的参加中小学生“家乡美”美术大赛的海报。我知道它对我还是有着吸引力的。也许，这还是王美人留下的后遗症呢。

我摇摇头，赶跑它。我不喜欢自己在跟线条和颜色交流的时候想别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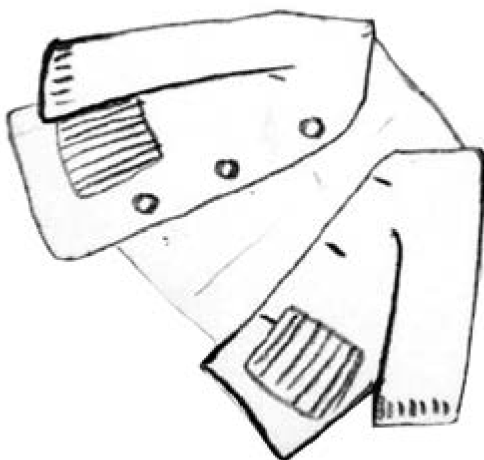
我将几种深浅不一的红色、黄色和绿色系颜料全部挑出来，我要好好地涂抹出枫叶向阳和背阳、远眺和近观时不同的色调和层次。

不一会儿，我就完全沉浸在浓浓淡淡的秋天的色彩之中了……

第十一章　我是你的心肝宝贝



这个给了我生命的人，这个为了我这个本来不应该存在的生命，付出了漫长的青春代价的人，我究竟应该责怪她什么呢？！



1

高玉雯了无生气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见我和田小根进去，她朝我们无力地笑了一下。

我看着她，差点流出了眼泪。啊，以前那么娇媚蛮横的高玉雯，怎么变成了这样一副孤苦无依、瘦骨嶙峋的样子！才短短四五天的时间哪！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们利用中午的时间到医院去看高玉雯），田小根已经告诉我，高玉雯的爸爸妈妈都没有赶回来，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确高玉雯的归属！原来，他们两个人早已经分居两地，早已经决定离婚，也早已经有了各自新的男女朋友。就因为高玉雯的事情，他们一直拖着没有办离婚手续。他们两个人都很富有，都愿意出很多钱，可是都不想要高玉雯跟着他们来到新的家庭里。

这些事情是一直带高玉雯的那个阿婆在电话里告诉陈老师的。阿婆在电话里哭着说："雯雯这孩子为人单纯，待人特别亲热、大方。她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呀！"

"我一点也不知道她是这样的情况，我只知道她是一个骄蛮的公主。如果我知道她父母都不在身边，我一定会去陪她过生日的！"田

小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都哽咽了。

我说不出更多的话，只是狠狠地咬了咬嘴唇。我后悔难过的心情，只有比田小根更甚！

我真是想不到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父母！

“知道吗？原来我爸我妈都不想要我了。我还一直以为他们是工作忙，回不来呢。”高玉雯瞪着她大大的眼睛看着我们，她的眼睛里充满着难以置信的惊奇，“他们真奇怪，他们一直给我钱，给我打电话，我一直以为他们很爱我。你们说，他们是不是很奇怪呀？真的好奇怪呀！”

我和田小根都是笨嘴拙舌不会说话的人，我只是走过去，傻傻地帮她拉了拉被子：“你的伤口还痛吗？”

高玉雯摇了摇头，她对她的伤口一点也不关心，她还是瞪着眼睛，眼睛里还是满是惊奇：“他们真的好奇怪呀！”

“大人们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田小根突然接口。

我和高玉雯一起抬头看着他。

“比如我妈妈，”在我们两人的注视下，田小根有点脸红了，说话也结巴起来，“她就很奇怪。她不许我在同学面前提她。她一定要我装作不认识她的样子。”

“啊？为什么？”我和高玉雯齐声问他。

“因为呀……”田小根停顿了一下，沉思地看着我们，“这件事情我得再想一想。我可能下次再告诉你们，好不好？”

高玉雯居然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下去。

田小根的话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我妈妈——我跟外婆昨天晚上从枫镇回来后，我还没开口叫过她呢。因为我每次被外婆拉着，扭扭捏捏地站在她房门口的时候，她总是面朝墙壁躺着，好像是睡着了的样子。一直到我要上床睡觉，她还是这样的姿势。于是外婆就轻轻地对我说："算了，别去吵她了，等你明天放学回来再说吧。"

"大人们有时确实是很奇怪的！"我不自觉地接口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

"你妈妈难道也不让你在同学面前提她？"高玉雯转过脸来问我，她的精神现在好了一点。

我摇摇头："这倒不是，只是她对我管得非常严，非常非常严。只要我回家稍微晚了一点，她就会拼命给我打电话，而且她老不相信我说的话。"说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向高玉雯道歉的机会来了。我鼓起勇气，接着说，"高玉雯，你别怪我好吗？你过生日的那天，我根本就不敢跟我妈妈提陪同学一起在外面过生日的事。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没想到。真的很对不起……"田小根肯定也一直在等一个道歉的机会，他马上插了进来。

"这不关你们的事。"高玉雯摇摇头，看得出来她真的不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她只是羡慕地看着我，说，"你妈妈真的是这样的吗？那说明她一定把你看得很重要很重要吧！你一定是她的心肝宝贝吧！"

我呆呆地看着高玉雯，一下子回不过神来。天哪，她怎么会这样想呢！

“如果有一个人也会这样牵挂我，我就是这次被人捅死了也甘心！”高玉雯的眼里一下子冒出了泪花。

2

我们急匆匆地赶到校门口的时候，离下午上课的时间只剩下八分钟了。

一路上，我们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好像都沉浸在各自的心情里，想着各自的心事。

我一直在心里回味高玉雯的那句话。高玉雯说：“你一定是她的心肝宝贝吧！”这句话我每想一遍，心里就跳一下。这是一句多么令人神往的话呀！虽然我知道把它用在我和妈妈的关系上面，实在是令人感觉有点可笑，实在是令人感觉别扭和奇怪，我却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想。

我还想起在妈妈结婚的那天，看见外婆幸福得流眼泪的样子，我也在心里想过“妈妈小时候一定是外婆的心肝宝贝吧”这样的话。可是，现在我知道，其实外婆跟妈妈以前闹得多么僵啊！

不过，难道我可以说妈妈不是外婆的心肝宝贝吗？外婆确确实实是把妈妈当心肝宝贝的呀！你瞧妈妈都这么大了，外婆还是那样宠着她呢。

我被自己绕来绕去的想法绕糊涂了。

不想了！

不过田小根在想什么呢？我偷偷地看他一眼，只见他眉头皱得紧紧的，好像还在咬着腮帮子，一副很后悔、很痛心的样子。他还在为高玉雯的事情难过吗？

“如果等一会儿进校园以后我们能遇到一个人，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田小根突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

“遇到谁？”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田小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老老实实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今天突然变得这么神秘兮兮起来了？

“一会儿遇到你就知道了——我们很可能会遇到的。即使今天不遇到，明天也会遇到的。”

啊？这一下子可就更神秘了！我的心思一下子就从妈妈和外婆身上绕开了，我怀着异常兴奋和期待的心情跨进了校园的大门。

可是快要上课的校园门口空荡荡的，已经没有一个人影了。

“没人哪！”我失望地对田小根说。

田小根不理我，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

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了，只是跟着他的脚步快速朝前走。在经过那张“家乡美”美术大赛布告跟前的时候，我忍不住停下脚步张望了一眼。它还好好地贴在那里呢，红纸金字，异常醒目。只是风把它的一角吹开了，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

“你想参加美术大赛吗？”没想到田小根看到了我的停留，他收住脚步，回过头来告诉我，“我们学校里收取画稿的截止时间是在下周。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组内部挑选评判，选中的就送去参加区里的画展，然后再选一批去参加市里的画展。你要是想参加的话，就要抓紧时间赶快画了。”

这个过程我当然早就知道了。我都在它面前不知道停下来过多少次了！

不过我还是很客气地对他说了声："嗯，我知道了。谢谢！"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再问问他我们可能遇到谁，突然看到了那个清洁工阿姨，她正推着垃圾车从教学楼拐角处转出来，转到教学楼前面的主干道上，朝我们的方向走来。

田小根突然加快了脚步。

在快要与清洁工阿姨相遇的时候，她推着车子一拐弯，拐上了右手边的一条岔道。

田小根突然两大步跨到她跟前，双手拦住车子，大叫了一声："妈妈！"

啊？！

我一下子呆住了。妈妈？难道这个清洁工阿姨是田小根的妈妈？！

清洁工阿姨显然吓坏了，她惊慌失措地抬起头来，满脸通红地问田小根："你这孩子叫谁呀？乱叫什么呢！"

可是田小根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妈妈，你别再装了！你再这样我心里非常难受的！"田小根的声音都颤抖了！

清洁工阿姨看着田小根，眼睛里慢慢地涌出了泪水。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秘密！她就是我的妈妈！"田小根大声地对一直呆呆地站在一边的我说，"我妈妈怕丢我的脸，所以不许我在学校里认她，更不许我叫她！"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第一次见到这位清洁工阿姨时，我就老觉得她的脸看上去非常熟悉，原来她是田小根的妈妈！现在看一看，田

小根跟他妈妈长得很像，只是我以前根本就没想到过这一点！

“你这孩子，好好的今天突然发什么神经啊！”田小根的妈妈又想哭又想笑，“看让你同学笑话！”

“没有！没有笑话！”我赶紧笨嘴拙舌地说道。我发现自己在关键时刻真的很笨，很不会说话呀！

好在上课铃声响起来了！田小根的妈妈擦了一把眼泪，对我们说：“快跑！上课要迟到了！”

我和田小根立刻迈开大步跑起来。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很坏、很傻呀？自己的妈妈都不认！”还没等我回答，田小根立刻又接着说，“我现在觉得自己非常混账！简直不是个东西！”

“东西”两个字话音未落，他已经一头撞进了教室。

我也紧跟着进了教室，害得我一句想回答他的话一直憋了整整一节课！

我想对他说的话是：“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混账！我把我妈妈推得骨裂了，却一直不愿对她说声对不起！”

3

我一只手吊在公交车过道的吊环上，身子随着车身前后左右晃动着。头顶的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新一季的最新品牌服饰的介绍，可是我已经没有心情去关心了。

我的心里现在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一会儿是高玉雯的话，一会儿是田小根的话。我感觉自己心里酸酸甜甜的，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我抬头看看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现在，天黑得比前一阵子早多了。可是，我的手机一直没有响呢。

今天又是我值日，刚放学的时候，我就对要不要给妈妈发个短信这件事考虑了好几分钟，最后的决定是——不发了！如果妈妈给我打电话来问，我再告诉她今天做值日，所以回家稍微晚了一点。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是期待妈妈先给我打电话？是想验证“我是你的心肝宝贝”这个说法？或者，也许是想到了上一次妈妈说我以做值日为借口，却跟人钻树林子去了？说不清楚。

也没办法去想清楚。我只是有点盼望我的手机会在天黑的时候响起来。

可是，一直到我锁好教室门，离开校园，登上公交车，我的手机还是没响。

我从书包里掏出手机，盯着屏幕。那上面电量充足，也没有未接来电显示。

是不是以后不论我多晚回家，妈妈都不会再给我打电话了？

可是昨天在枫镇，她还拼命给外婆打电话要找我呢！现在我回来了，她为什么又不理我呢？

我的心里突然空落落的。

嘿，还说大人奇怪呢，我看我自己才奇怪呢！怎么有电话来追问感觉不爽，现在没有电话来了感觉好像更不爽呢？真的好奇怪！

公交车靠站了，我一把将手机塞回书包，跳了下去，小跑起来。时间真的有点晚了！

我喘着气推开家门，一看，饭桌上已经摆好了五六个菜盘子，菜盘子上还一个一个地倒扣着菜盘子——这一看就是外婆的手法。如果菜烧好了，人却没有到齐，怕菜凉了，她就会这样把干净的菜盘子倒扣在刚刚烧好的菜肴上。

他们在等谁呢？家里有客人要来？

“哎呀，终于回来了！都要饿死啦！”老郑一见到我，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把将手里的报纸扔到茶几上。

难道……他们在等我？

听到声音，外婆从妈妈房间里出来了："朵朵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我们都等得急死了！我叫你妈妈打你手机，她却怕你不高兴，说等等再说。怎么会这么晚呢？"

我心虚地看看老郑，再看看外婆，轻声说："今天又轮到我值日，所以回家晚了。对不起！"

我相信妈妈听到了我的话，我等着她在房间里叫起来。

可是，我什么也没等到。

只有老郑高高兴兴地走近饭桌，一边掀起倒扣着的菜盘子，一边回头对我说："回来就好了。朵朵快去洗手吧，外婆烧了好多好吃的，我都要流口水了！"

"好的！"老郑的动作和语调让我的心情倏然好转，我一下子蹦进卫生间，哗的一声打开了水龙头。

我甩着手上的水珠走出来的时候（嘿嘿，我非常不喜欢用毛巾擦手，我喜欢甩水珠），外婆递给我一个盛好了肉骨头汤的汤碗，朝妈妈房间里努努嘴。我看看老郑，老郑一边张着大嘴巴啃肉骨头，一边忙里偷闲朝我鼓励地笑了一下。我接过碗，朝妈妈的房间里走去。

妈妈还是脸朝墙壁躺在那里，和昨天晚上的姿势一模一样，就好像这长长的一天一夜里她一动也没有动过。

我的心里突然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

"妈妈，对不起！"我端着肉骨头汤站在她的床前，因为突如其来的心痛和自责，我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

妈妈转过头来，我吓了一大跳——妈妈头发凌乱，脸色苍白，两粒本来不笑不显现的小酒窝现在也松松垮垮地现在了嘴角处。妈妈张张嘴巴，声音嘶哑地说："朵朵，妈妈也对不起你呀！"

我不知所措地摇摇头，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哭。

——其实，我又该责怪妈妈什么呢？责怪她给了我生命吗？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一些问题你怎么想也想不通，一个劲儿地往死胡同里钻，而突然之间，你会一下子跳出来，眼前豁然开朗。

是妈妈代代相传的酒窝和嘶哑的声音让我一下子跳出来了。

这个给了我生命的人，这个为了我这个本来不应该存在的生命，付出了漫长的青春代价的人，我究竟应该责怪她什么呢？！

这个问句像一座大山一样一下子压向我，压得我顷刻间大汗淋漓。我笨拙地把汤碗放在床头柜上，朝妈妈僵硬地笑了一下，转身想逃跑。

"站住！"妈妈突然喝住了我，"你今天又是做值日？"

我吓得一下子转过身子，瞪大了眼睛。那座大山顷刻间不翼而飞——救命啊！难道我又要噩梦重温？！

我的样子一定非常滑稽吧！妈妈突然笑起来了："以后有事要先给家里打招呼，知道了吗？不然那个手机买给你做什么？你没看到全家人都在等你吃饭？"

噢，我的天！我傻乎乎地摸了一把额头，那上面全是汗水！

"知道了！"我含糊不清地在喉咙里回答了一声，转身跑出了房间。

我差点被房门口的垫子绊一跤！

第十二章 枫叶红了



我只是想在原有的构思上做一点小小的改动而已——那个寂寞而单薄的背影将被一高一矮两个背影所代替，她们背对观众，亲密地没有一丝缝隙地依偎在一起……



1

我站在穿衣镜前，久久地望着镜子中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孩。

她五官平常，但皮肤白皙，嘴角边有两粒芝麻大小的小酒窝。偷偷抿嘴一笑，酒窝一跳一跳的，很有一点妩媚的感觉呢！

最主要的是，她的身上穿着一套棉质的休闲秋装，少女加厚运动装的款式，主色调是天蓝色，上衣的下摆和袖口处点缀着一些白色的条纹，与流线型裤腿上的白色条纹遥相呼应，显示着名牌服装特有的精致和含蓄。

这是一个来自广州的中档品牌，以生产少女休闲装为主，它的颜色淡雅清纯，款式舒适可爱，是我暗地里很喜欢的一个牌子。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套衣服有一天会穿在我的身上！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套衣服竟然是老郑买回来的！

老郑挺得意地大声说：“我中午特意拉了两个女同事一起去参考的！她们对衣服很有研究，家里又正好有和朵朵一样大小的女孩。她

们两个人一致看中了这一套衣服，我们一下子买了三套！那个店主简直高兴坏了！瞧我们家朵朵，穿着这衣服多好看哪！现在可真像一朵花儿一样了！”



外婆久久地看着我，眼圈都有点红了："是呀是呀，朵朵这才像个样子！真的好看哪！比你妈妈做小姑娘的时候还要好看哪！"

老郑朝外婆眨眨眼："走，朵朵进房间去给你妈妈看看，妈妈一定会喜欢的哟！"

外婆也朝老郑眨眨眼："可不是！朵朵进去给妈妈看看！"

啊？难道这套衣服的购买没有经过妈妈的同意？

我感觉自己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

"别害怕，有老爸呢！"老郑贴着我的耳朵轻轻说了句。

老郑的话虽然很轻，但"老爸"那两个字却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一下子就让我揪成一团的心放下了一半。我晕乎乎地被老郑和外婆簇拥着进了妈妈的房间。

妈妈肯定早就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我还没跨进房门，就已经感觉到她那炯炯目光的威力了。

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我勉强往房间里走了两步，停下来了。

好一阵，妈妈一直没有吭声，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眼光射到我身上的那股灼热。

"嗯，确实蛮好看的！"妈妈终于说话了，声音听上去平平和和的，和她眼光烙在我身上的灼热感一点也不一样！

我听到老郑和外婆都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两个人也和我一样紧张啊！

可是紧接着，妈妈大声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看来我是管不了你了，你爸爸和你外婆都帮着你呢！”

完了完了，妈妈是不是还是生气了呢？可是她的口气听上去好像又不太像很生气的样子呢！

我忍不住抬起头来，偷偷看了她一眼。我吓了一大跳——妈妈正在笑眯眯地看着我呢！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满含赞赏的亮晶晶的光彩！

原来，妈妈也是喜欢看我穿得好看的呀！

我的一颗心终于彻底地放松下来。我抬起头，咧开嘴巴，有点不好意思地朝妈妈笑了一下。

可是，妈妈突然间又板起了面孔，她转向老郑，凶巴巴地说：“老郑啊，你这一次确实是有点过分你知不知道！你都不问我一声，就自作主张跑去给朵朵买衣服了？据说还请了女同事做参考是吧？！”

“是呀是呀，这一次确实是有点过分！”老郑小鸡啄米一样点着头，“可是这一次确实有特殊情况啊！你这三个月都不能动弹，等你能上街都要过年了！我也是想着能让你早点高兴，让外婆早点高兴，让朵朵早点高兴啊！你瞧，朵朵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大家不是都很高兴吗？”

“哼！就你会说话！”妈妈的口气还是凶凶的，“这次就算了，因为情况特殊。不过下不为例！以后给朵朵买东西，还是要经过我的同意，钱还是不能乱给她！你听到没有？”

老郑更加小鸡啄米一样点着头：“听到了，听到了！下次保证凡事向你请示汇报！”

妈妈终于扑哧一声笑起来了！

2

早上的空气真好哇！清清凉凉的，深深地吸一口，好像有薄荷糖一样的清香爽口的感觉呢！

我老是感觉秋天像一个脾气急躁又喜欢炫耀的贵妇人，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她就急匆匆地给大地换上了色泽最绚丽的秋装。我有点吃惊地抬起头来，看校园主干道边上的那两行银杏树金片一样的叶子，它们在早晨的薄雾里闪烁着高贵、浪漫而又迷人的光泽。

我心情很好地走在它们的身子下面，有一点怜惜，又有一点欣喜地看着脚下已经随风飘落的一把把金灿灿的小扇子。

想必现在的枫镇，已经是一派火红了吧！校园深处的那处枫树林子呢，应当也已经红得热热闹闹的了。

我心情好，不仅是因为身上穿了新衣服，还因为高玉雯的妈妈昨天终于回来了。

我没有看到高玉雯和她妈妈最初会面的场景。听陪同的莫欣儿昨天下午在教室里转述，那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场面。

高玉雯一见到那个陌生的、美丽的、全身充满洋气的女人就放声大哭，并且突然坐起来发动了袭击——她左右手一齐开弓，各抓了一个大枕头朝她扔去，两个雪白的大枕头都准确无误地砸到了她的身上。高玉雯高亢愤怒的哭声引来了整个楼层所有可以动弹的病人和他们家属的围观。

那个陌生的、美丽的、全身充满洋气的女人抱着两个大枕头站在门口，一开始是满脸通红，然后是潸然泪下，而最后的场面弄得每一

个在场的人眼圈都红了——母女两个抱头痛哭，互相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语，一直哭到在场的护士将她们强行分开。

谁也不知道高玉雯的妈妈后来是怎么决定的，为什么又回来了。不过，那一场痛哭让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高玉雯不会再是一个可怜的孤独的公主了！

莫欣儿用她那依旧铿锵有力的声音说了一句很深奥的话："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她们两个人是母女呀，那是多少年才修来的缘分？怎么可能断得掉呢？"

说得我们大眼瞪小眼，全体傻掉了！唯独陈老师站在一边，微微笑着点头。

看来莫头儿就是莫头儿哇！

我想今天下午放学后到医院去看看高玉雯，当然还想看看她那个几年不回来的美人洋妈妈。

大家都说高玉雯出院后可能就要跟她妈妈出国了，以后就不再是大家的同学了，说不定以后一辈子也不会再见面了，说得我的心里突然酸酸的。同时我又被自己的心酸吓了一大跳——就在一个多月前我离开枫镇的时候，心里有的只是对那满镇子红叶的牵挂，却并没有多少对同学的留恋之情呢。而现在，我跟高玉雯做同学才短短的一个多月！而且一开始她是那么可怕强悍地对待我！

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想不明白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不过我告诉自己，放学后去看高玉雯，一定要记得先给家里打电话通报一声，不要怕妈妈的怀疑和追问，直接在电话里把事情给她说清楚就对了——我现在觉得对妈妈来说，这样做比事后的解释会更好一些。

那套天蓝色的运动装穿在身上真的好舒服哇，我感觉自己的脚底下好像都装了弹簧！我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带点蹦跳地跑进了教学楼。在楼梯口，我遇到了轻轻松松拎着一桶水正准备上楼梯的田小根，不过那个清洁工阿姨，也就是田小根的妈妈，却并没在旁边。

“我先帮我妈妈拎到楼梯拐弯的地方去，我们上课以后她要拖楼梯呢。”田小根主动告诉我。

突然，他的眼光一下子呆住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知道他看到了我身上穿的新衣服。

“很漂亮啊！买新衣服了？”田小根满脸惊喜地问我，看得出他是真的为我高兴呢！

“嗯！”我有点紧张地伸手拉了拉上衣带点松紧的下摆——不过它可一点也没有松松垮垮的意思呢。

“现在你可一点也不像我那个小学时的同桌了！”田小根突然跟我开起了玩笑。

哈，我突然发现田小根也变得跟一个多月以前不一样了，他竟然会跟我开玩笑呢！我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我挺得意地告诉他：“这衣服是我爸爸帮我买的哟！”

这句话一说出来，我的心里立刻掠过一阵奇异的颤动，好像身体的某处地方突然被通了电一样。我赶紧对田小根摆摆手，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梯。

坐到座位上，我才突然明白过来那阵奇异的颤动的来源——这是我第一次称呼老郑“爸爸”，也是我第一次在外人面前称呼老郑“爸爸”！

3

我坐在台灯下，轻轻地摊开了那一张画了一半的画纸。

今天晚上，我决定把这幅失而复得的画完成，然后送给那位满脸青春痘，满腔怀才不遇的惆怅的愤青老师。我希望能看到他一直望着窗外的眼睛里放射出惊喜的样子，我更希望他能像枫镇上的王美人那样，在全班同学的面前举着我的画，说："这次'家乡美'美术大赛，我们就选这幅画去参加。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来着？"他翻过画纸，看看反面的签名，"哦，对了，叫肖朵朵。"

不，不，他应当比王美人更进一步，他不用翻过画纸来看，他直接就说："这次'家乡美'美术大赛，我们就选肖朵朵的这幅《枫镇秋景图》去参赛吧！"

我闭着眼睛让自己陶醉了一会儿，然后深深吸一口气，睁开了眼睛。

我决定就对着满窗漆黑的秋空完成我的红枫图。

确实不用再坐到枫树林里去了，我已经看过了那么多次枫树叶子，正面的，反面的，远处的，近旁的，旁逸斜出的，直指天空的，我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得到它们各自的身姿，以及阳光照在它们身上或浓或淡、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样子。以前我每次拿着画纸和画笔到林子里去，只不过是因为我喜欢坐在林子里罢了，它和现场写生其实已经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了。

而我迫不及待地想今晚完成这幅画，还因为今天傍晚我在医院病房里看到了一幅奇妙的构图，这幅构图令我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想法，我想快快地将它呈现在我的画纸上。

在我以前对这幅图的构思中，秋天的枫树林是绚丽到极致，也寂寞到极致的。我要用最灿烂的色泽表现深秋的枫树林层林尽染、万树争红的气势，同时又要表现绚丽的尽头就是寂寞的源头这样一个意思——具体在画纸上，我想在色彩斑斓的枫树林的最深处画一个小姑娘寂寞而单薄的背影。这个背影若隐若现地点缀在林子的尽头，将秋季的绚丽一扫而空。

我承认，在我最初的设想中，这个小姑娘就是我。

今天傍晚，当我走进高玉雯的病房的时候，我被自己看到的那一幕惊呆了。

西斜的阳光正从窗口斜斜地射进来，照在坐在窗下的一位美妇人白皙丰腴的半边脸上。她正低着头削苹果，她的神情认真、仔细，好像她不是在削苹果，而是在雕刻一件旷世杰作。

同一束阳光延伸过去，照在了躺在床上的一个女孩的脸上。女孩侧身而卧，她的眼光正安静而痴痴地望向低着头的美妇人。停留在她脸上的阳光好像也被这样的眼光灼着了，在她的眼球上溅出了一粒粒金子一般的光泽。

我完全忘掉了躺在床上的女孩其实就是高玉雯，坐在窗下的应当就是她妈妈。我只是被这样的一幅好像来自天国的构图深深地触动，我沉浸在一阵自天而降的巨大的暖流之中……

也许过了很长的时间，也许只是一刹那，高玉雯发现了站在门口的我。她高兴地坐起来，对她的妈妈说："妈妈，这是我的好朋友肖朵朵！"

当高玉雯的妈妈转过头来的时候，那幅来自天国的图画一瞬间消失了。

——是因为高玉雯妈妈抬起来的眼光。

高玉雯的妈妈有一双和高玉雯一样大而妩媚的眼睛，只是，从她的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太过犀利了，让毫无防备的我脑袋一片空白，全身瞬间紧张了起来。

我知道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一种眼光的，他们就好像一架先进的X光仪器，在0.01秒的时间里就可以把你的五脏六腑都透视个彻底干净。

我没想到高玉雯的妈妈是一个有着“X光眼”的人。我的心在一刹那就提了起来——为高玉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为她担心。

其实，我这样说是有点不公平的，高玉雯的妈妈在不自觉地透视了我一眼之后，就一直对我非常热情，她一定要把手上刚刚削好的苹果塞给我吃，还对我说了很多谢谢我照应高玉雯之类的话，说得我最后脸都烫得不行了。

我很想张嘴问问，高玉雯出院以后究竟会怎么样，是像同学们传的那样，她妈妈马上就把她带出去；还是会让她继续一个人留在国内，而他们只是源源不断地继续给她打钱？

可是我一直到最后也没敢问出来。

我毕竟还是一个没学会与人熟练地打交道的人哪，何况还是一个有着我所惧怕的“X光眼”的人。

离开医院，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会儿想着那幅来自天国的夕阳中的母女图，一会儿又想着高玉雯的妈妈突然抬头射过来的“X光眼”，我的心七上八下的，一会儿为高玉雯高兴，一会儿心又为她提了起来。

可是现在，面对着满窗黑漆漆的夜空，我的脑海里只出现了那幅夕阳温情脉脉地照过来，妈妈在低着头专心致志地为女儿削苹果，女儿抬眼痴痴地望着妈妈的画面。我像刚见到它的那一刻一样，又一次被深深地感染了。

是的，就因为它，我决定改变我的秋景图的构思。我不再想要绚丽和寂寞的组合了，我想要另外一种组合。

就让我把这当成对高玉雯未来的祝福吧。

同时，它也是对我自己的祝福，对田小根的祝福，对所有人的祝福……

哈哈，这个主题听上去有点吓人，好像非常宏大的样子。其实，具体到我的图画中，我只是想在原有的构思上做一点小小的改动而已——那个寂寞而单薄的背影将被一高一矮两个背影所代替，她们背对观众，亲密地没有一丝缝隙地依偎在一起……

这样就足够了。

我取出油画棒，开始在画纸上唰唰唰地涂抹起来……

4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家里一片安静。我身后的床上传来外婆小猫一样轻轻的呼吸声。

我的画完成了。

我将它仔细地卷好，放在我的书包边上。

明天，我要把它带到学校去，交给我们的愤青老师。

在上床睡觉以前，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

我打开书包，从夹层里取出了一个信封——我傍晚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特意在路边小店里买的一个信封，张开口子看了看里面——那张银联卡好好地躺在那里呢。

是那个长胡子爸爸给我的卡，里面有整整十万元钱。

我将它端端正正地摆在了写字台的正中央，信封上写着“爸爸妈妈收”的字样。里面附了一封简短的信，交代了这张卡的来历，表示交由爸爸妈妈处理。

至于那张写有电话号码的便条纸，早已经被我扔掉了，上面的号码，则被我存到了我的手机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保存它，更不知道自己今后会不会用它。反正，我现在就是想让它躺在我的手机里面睡觉。

我轻手轻脚地脱掉衣服，小心地钻进了被外婆的体温焐得暖烘烘的被窝……

作家的话 关于这个故事

就像我几乎所有的小说一样，《风走过树林》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想也同样来自一个女孩，一个我在不经意间注意到的女孩。

在四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跟上海的一群儿童文学作家一起受邀，到上海郊区一所有名的中学去跟学生们共度五十周年校庆日暨读书节。在支着白色太阳伞，充满绿莹莹的诗意的大草坪上完成了隆重、简短、欢快的庆典仪式后，我被分到初二的一个班级里，受到了男孩女孩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事先在网上搜索了我好多资料，看了我好些作品，准备了不少问题来“为难”我。在回答完他们诸多好奇的问题后，我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地坐下来，看他们在教室里即兴表演的节目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与别的女孩有点不一样的女孩。这个女孩穿着一件颜色很旧、式样很老的外套——就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故事里的那些人物的着装一样，一种很古怪的绛紫色，小小的翻领，一排朴素呆板的黑扣子从领口一直扣到下摆处。她还梳着现在中学校园里很少见的两个刷把辫，前刘海儿参差不齐地覆盖在额头上。

她有些害羞地站在场地中央，看看我，看看周围围成一个大圆圈的她的同学们，很为难地说：“我表演什么呀？我唱歌又不好的。我不要表演了。”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个女孩，我没留意她是怎样被她的同学们推到场地中央的，我只是觉得，这个女孩看上去还真有些奇怪呢，莫名地令人心里感到一点小小的心痛。

这时，有人起哄了：“×××上去陪她一起表演吧！”

×××是一个男孩的名字。我当时没听清楚，后来也没问过。

结果，还真有一个又瘦又高、皮肤黑黑的男生从人群里站起来了，他的神态有点腼腆，但还是从容不迫的样子。他穿着一身校服——在今天这样一个庆典的日子里，很多同学都穿着自己最喜欢的日常衣服，穿校服的好像就他一个——他走进场子中间，站在女孩身边，轻声跟她商量了两句，然后面向我，面向大家，尽力拿出一个身边站着女孩的男孩应当有的那种镇定自若的样子（虽然他的面孔红红的），说：“那，我们俩就一起给大家唱一首歌吧！”

男孩的声音和女孩的声音一起在教室里小小的空间响起来了。听得出来，这首歌是他们俩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他们应当经常在一起唱的。可惜我并不知道歌名，只是觉得它很轻快，很明媚，很好听。他们俩一起站在那里，中间隔开一点小小的距离，女孩的眼睛有点不好意思地垂向地面；男孩呢，还是刚才那样一副必须勇敢的模样，尽量挺直腰杆面朝大家。

歌唱完了，大家一起鼓掌，还有人含义不明地噢了两声。我也使劲鼓掌。虽然没有麦克风，他们的歌声也平常，但我很喜欢男孩挺身而出的样子，也很喜欢女孩虽然腼腆，虽然穿着那样一身古怪的衣服，但却并不慌乱的样子，我本来还以为她要逃下场子去的呢。

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班级里的班长代表很郑重地赠送给我一个厚厚的漂亮的笔记本，同时要求我留下我的QQ。

那天下午回到单位，上网没多久，我的QQ就闪烁起来，是要求加为好友的请求。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第一个要求我加为好友的，就是那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唱歌的女孩。她看上去是一个很害羞，不太愿意与人主动交往的人呢。

她说："谢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今天上午在教室里表演唱歌的那个女孩。我的歌唱得不好，让您见笑了。"

我赶紧回复："记得记得，你的歌唱得很好的！"

她说："我很喜欢您的作品。"

我说："谢谢！"

她说："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可以吗？"

我说："好的。"

我等了好一会儿，才等来她的话。

她说："我觉得我妈妈非常奇怪，或者也可以说非常古怪，她对我非常严厉，有事没事老是责骂我，骂的是非常难听的粗话脏话，有时候简直不堪入耳。而且她从来不给我买新衣服穿，老是要我穿她以前留下来的衣服。在同学面前，我是非常难堪的。我甚至都怀疑我不是她亲生的，我还偷偷地问过好些人，可是他们都告诉我，我是她亲生的，而且我还是她唯一的孩子。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真的好伤心，好难过。每次被她骂，我都恨不能往墙上撞，有时候我也想过要离家出走，可是我不敢。谢老师，您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吗？"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她会直通通地问我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是我随便解释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把这段话看了两遍，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问她："你妈妈是干什么的？"

她说："我妈妈是煎烧饼卖的。不过我爸爸是有工作的，他在一家工厂工作。我们家条件也不算很差的。"

我又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告诉她："也许妈妈工作比较累，比较辛苦，人累了脾气就不好，容易发火，特别容易拿身边的人发火，并且自己一点也意识不到。在妈妈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试着跟她交流一下，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告诉她，好吗？很多时候，很多问题都是缺乏真诚的沟通引起的，可能妈妈光在忙生活，没有想到这一点。大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主动的，有时候我们做小孩的也可以采取主动行为。你相信吗，有时候，大人还没有小孩子懂道理呢！你是一个中学生，也许，你比妈妈还更懂道理一些呢。所以，你可以试着跟妈妈沟通一下。"

停了一会儿，女孩回复我："嗯，谢老师，我觉得您说得有道理。我会尽量试一下的。可是，我觉得我妈妈不会有耐心听我讲话的。每次我想跟她说什么事情，说不了两句她就会骂我，根本不要听我解释的。"

我说："如果妈妈不习惯于当面交谈和沟通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呢？比如，将你想要说的话写下来，放在妈妈的床头。也许，纸面上的文字能更好地表达你心里的想法，而读的人心里也更容易接受。在写信的时候，不要光顾着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要一味责怪妈妈，一定要试着替妈妈想一下，告诉她你知道她很辛苦，很累，告诉她你爱她。千万不要采取过激行动，离家出走尤其要不得，因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可能还会使你陷入更大的困境。你说是吗？"

过了好一会儿，女孩回我："嗯，我明白了，我会试试的。现在我心情好多了。谢谢老师！"

看到女孩的回复，我的心里其实一点也不轻松。我知道我的那些话并不能真正解决她的问题，具体情况究竟是怎样我也一点不知道。说到底，不管大事小事，所有的一切，还是必须她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的。

跟这个女孩交谈以后，有好几天，她梳着刷把辫，穿着那件奇怪的绛紫色老式衣服的样子，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一直在想，她妈妈为什么要那么对待自己唯一的孩子呢？这样的妈妈太奇怪了，一直用脏话骂孩子，而且不给孩子买新衣服，一个“累”字其实是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奇怪的行为的。她究竟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在她以前的成长路途上是不是发生过比较特别的事情，才造成了她成为一个妈妈以后不知道该怎样做一个妈妈？

就这样，一篇小说的雏形慢慢地在我心里诞生了。

最初，我写了一个几千字的短篇小说《窗外，秋风吹面》，在一家杂志上发表，并被《儿童文学选刊》作为头条转载。可是，在这篇小小的小说完成以后，我心里还是久久放不下那个形象，那个女孩腼腆害羞，穿着那样一种现在找不到的老式衣服的样子，还是一直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痛的感觉，在现实生活里我无法给她更多的解释——因为我对她妈妈没有一丝一毫的了解，我不能盲目随意地去推测她的生活经历、她的性格和心理，更不能随便地告诉女孩。我只能在心里更进一步地推测那个妈妈的形象和故事，推测母女之间可能的相处、冲突、误会和最后的结局。

我知道，这篇小小的小说已经不能满足我了，必须有一个更长篇幅的东西来容纳我的推测和想象。

就这样，我开始了《风走过树林》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这部小说里，我不仅仅写了女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写了她妈妈少女时代的成长故事，我还描写了田小根、高玉雯、莫欣儿等男孩女孩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的这部长篇小说的筋骨和血肉。

其实，在写作那个短篇和写作这部长篇的时候，以及完成它们以后，那个现实生活中的女孩一直跟我断断续续地有联系。

她告诉我，她真的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在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她还给妈妈制作了一张生日小卡片，妈妈非常开心，对她的态度也比以前好多了，虽然还是时不时会骂她，但比以前的次数少多了，话也没有那么难听了。

她还告诉我，那个上次跟她一起唱歌的男孩其实是她男朋友。其实也不是正儿八经的那种谈恋爱啦，他们只是比较谈得来而已，男孩家里是郊区的菜农。她还问我："谢老师，您怎么看中学生早恋？您是不是会反对？"

我想起那个穿着校服的男孩责无旁贷地站起来，虽然腼腆却仍是非常坚定地站在女孩的身边，陪她一起唱歌的样子，自己对着电脑屏幕笑了起来。当时，那个男孩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都已经把他的样子和他的校服写到小说里去啦，那就是田小根的雏形。

我告诉女孩，我确实不赞成中学生真正陷进去的那种早恋，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太小，无法很好地把握自己，也无法很好地把握别人。在我的高中时代，我曾亲眼看到过两次恋爱事件对当事人的毁灭性的打击，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改变。但男孩女孩相互喜欢很正常，而且可以相互促进。

而且我自己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过一个男孩呢，一直喜欢到高中，又一直喜欢到大学。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敦促，最后都考进了很好的大学。可是到大学，我们正式谈恋爱不到一年，就分手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相互都并不是对方心目中想象的那种样子，虽然我们暗中喜欢了那么多年。

所以，我告诉女孩："希望你在喜欢一个男孩的时候学会把握一个度，要让这种喜欢成为一种让双方都上进的力量。"

女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我："我明白了，谢老师，非常感谢您！我会照您的话去做的。"

交谈了这么多，我一直没有把写小说的事情告诉女孩。因为，这部小说虽然是因她而起，但女主人公其实也早已不是她了，那个妈妈也早已不是她的妈妈，那个爸爸和那个外婆也完全是我虚构出来的。我不希望她对号入座，并且因此而产生种种不着边际的联想。我想，这已经是一部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和代表性的小说了，它试图完成的是一类女孩的心理泅渡和成长。

我希望，读到这部小说的女孩，不管是正在经历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花季，还是正在遭遇细雨绵绵、泥泞遍布的雨季，她们都能够像书中的朵朵一样，顺利度过自己少女时代的每一个节点。

心灵驿站
人不能选择成为谁的孩子，但可以选择成为他自己——如何面对不完美的爸爸妈妈

“等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像你现在这样！”

青春年少的日子里，我们似乎都会经历这样的一种命运轨迹——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身上，居然还有这么多如此明显的问题和缺点，也常常会因此对他们产生深深的愤怒或厌弃感，觉得他们做父母做得实在是太失败了，然后暗自下定决心，自己在将来一定不会如此，不会像爸爸这般窝囊小气，也不会像妈妈那样唠叨多疑。

总之，我以后一定会是一个比你们要好上很多很多的爸爸/妈妈！

遗憾的是，这样的誓言最终往往不会彻底实现。这是因为当我们还是一个气鼓鼓的少年之时，实际上并不了解“为人父母”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生活；同时也无从了解自己眼前可恨可恶的爸爸妈妈，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年少时光，是否当初也在心底立下过和自己今天同样的誓言。

朵朵和朵朵妈妈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缩影。

十多年前，朵朵的妈妈还是一个懵懂少女，还需要得到身边成年人的指引和保护，但是，她的母亲的教育缺失，让她在小小年纪就不得已告别了学生身份，成为一个提早为生活奔波的未婚妈妈。其中的辛酸不言而喻，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当她看到女儿的青春到来之

时，她的内心会多么紧张和忐忑，又多么害怕自己会犯下和母亲当年一样的疏忽和错漏。

而恐惧，常常会让我们变得僵硬、刻板，看起来不通情面、难以沟通。在生活中，有许多家庭内部、亲人之间的伤害都来源于此——当我们竭尽全力，想要把美好的生活献给自己的挚爱，想要保护他们远离各种可怕的危难时，却常常因为自己的内心中藏有太多的恐惧，而在付出和保护的过程中忘记去检验，自己对于这些“美好”或者“可怕”的信念，是否有失偏颇，以偏概全，是否忽视了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等等不同。

“我这样还不都是为了你好！”用力过猛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的关心和爱意莫名变得面目狰狞。生活中有很多逼着孩子好好读书的父母如此，有很多摁着孩子练钢琴、学英语的父母如此，在小说中坚决不允许女儿绽放美丽的朵朵妈妈也是如此。原本这些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的恶意，却一样给子女的心灵和情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写到这里，作为一个女儿、一个母亲和一个心理咨询师，我无意为这些亲子两代人之间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伤害辩驳，也从来没有想要去抹杀我们为此曾经体验过和正在体验着的悲伤与难过。我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都没有传说中那么幸运，能够拥有一对完美的、理想的、内心之中百分百没有创伤遗留的爸爸妈妈，所以也一定会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父母身上具有这样那样讨人厌的地方，也就难免同他们之间频繁发生各种矛盾冲突和不愉快。

而想要减少类似这些不愉快的发生，就需要各位勇敢可爱的小朵朵，遇事不是只会为自己的无辜感到委屈生气。除了一味的对抗和逃避，更多更为顺畅的有效沟通，才是我们解决这类家庭矛盾的不二法宝。如果我们可以在沟通中找到办法，更多地了解到爸爸妈妈某些行

为要求背后所隐藏的心理需要，我们就可以更加主动地采取行动，满足他们的这些需要，安抚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说白了，谁的爸爸妈妈都是普通人。当他们感到自己正在被理解的时候，他们对待孩子们的心态自然就会变得更为开放和信任一些，也就更容易去倾听和理解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不同看法。

比如说，如果这本故事里的朵朵小姑娘，可以体会到她的妈妈在每一次等待她短信之时的那一份紧张和焦虑，可以经常在妈妈打电话找她之前，就主动给妈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那么，她的妈妈就会更早地看到自己的女儿已经具备了必需的安全防范意识，也就会更加容易为此感到安心，进而可以早一点放下时时刻刻盯着女儿行踪的习惯。

当然，我知道，以上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许多青少年来说，想要具备并不容易。它需要我们的心智发展到一个更加成熟的水平，让我们可以不再仅仅把父母看作自己的父母（这个说法是不是让你们感到有点发蒙？），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尝试着去把父母单单看作他们自己，是另外两个与我们有缘朝夕相处的普通人。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视角之下，我们去主动寻找方法，改善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主动去体察和满足他们的某些心理需要，就并不是因为我们倒霉，是家中的孩子，所以就必须被动地乖乖听话，而是我们已经感到自己长大了，可以更加积极地为自己创造出与他人之间更为融洽和舒适的关系氛围，为自己负责。

所以，我在以往的很多青少年课堂上，都会鼓励各位年轻人在生活中多多把握机会，去了解自己爸爸妈妈身上所发生过的往事。我们可以去直接找他们聊天，也可以从更多的亲人、朋友那里获得资源。神奇的是，当我们开始尝试着像个朋友一样，去细细聆听爸爸妈妈的童年和青春故事，对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曾怀抱过的那些美好梦想，经

历过的那些失落彷徨感同身受，反而更加容易让他们看到我们正在一天天长大，变成值得让他们去放心信任的模样。

宫学萍

本文作者简介



宫学萍，心理咨询师，讲师，专栏作家，心理学专业翻译，长期从事面向成人的个体咨询和面向家庭的儿童养育指导工作。有译作《打破心理治疗师心中的禁忌》《浮生一日：心理治疗故事集》等。